



先秦諸子散文选译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I207.61/2
VE1.2/19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

先秦诸子散文选译

XIANQIN ZHUZI SANWEN XUANYI

(二)

杨宏选译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98217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20798217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

先秦诸子散文选译

(二)

杨宏选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宜兴县南漕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88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3,000

统一书号: 10186·222 定价: (五)0.38元

VK10/19

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

出版说明

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。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、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，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，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，我社编辑出版这套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。

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。遵照党的“百花齐放”、“古为今用”的方针，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，包括诗、词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、书信、日记等各种体裁，采用选注、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，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、欣赏原作。

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《古典文学普及读物》的基础上，重新加以扩充、修订的。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、建议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次

《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》出版说明

管 子

正世····· 2

孙子兵法

谋攻篇····· 11

形篇····· 16

虚实篇····· 19

论 语

沧志····· 27

季氏将伐颛臾····· 31

子路问津····· 34

荷蓑丈人····· 37

墨 子

兼爱····· 41

非攻····· 49

非命····· 52

小取····· 64

鲁问····· 72

公输····· 75

孙膑兵法

威王问 83

奇正 88

孟 子

牵牛章 93

不动心章 104

天时、地利、人和 115

许行章 117

齐人 129

舍生取义 131

吕氏春秋

去私 136

荡兵 139

察今 144

去圉 151

疑似 156

管子

管仲(?—前645)，名夷吾，春秋前期政治家，颍上(颍水之滨)人。在齐桓公(春秋时齐国君，姜姓，名小白，公元前685—前643年在位)时任卿(诸侯所属的高级长官)，帮助桓公在齐国进行了“富国强兵”的改革，号召“尊王攘夷”，使之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。管仲的改革政策和措施，对以后齐国的进步思想家有很大影响，常常有人把自己的主张依托到他的名下。

《管子》一书，现存七十六篇，不是管仲所作。其中除保存了部分管仲治齐的文献外，主要是汇集了战国时代齐国法、道、阴阳、儒各家的论文，也还保存有秦汉时代齐地的著作。书中占比重大的，是法家和道家学派的言论。战国时代齐国在国都临淄(今山东省淄博市西临淄北)的稷下设有学宫，招待各派著名学者到这里讲学，《管子》这书可以说是当时稷下各个学派论文的汇编。它的重要价值，就在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齐国各学派思想的资料。

《管子》的散文，都是长篇论辩体。文章朴质无华，各篇都能围绕论点，反复论证，层次分明，结构完整。这是书中各篇的共同特点。

正 世

【说明】

这篇政治论文，说明了前期法家主张变革、要求法治的进步观点。

文章首先提出：治国之道，要弄清当前的情况。然后指出：一个国家，或是安定，或是发生动乱，主要责任在于国君。它主张：统治人民，最重要的是“胜”，即国君有权威；还要做到“齐”，即适度、恰当的统治方法。怎样能达到“胜”和“齐”呢？必须“法令行”，即要有充分的法治。

文章中也表现了进步的历史观。作者认为：历史是发展的，形势是不断变化的。治理国家，不能迷恋古代，也不能满足现状；政策方针，要随同时世民智的变化而变化。这是法治的理论基础。但是，作者对人民是主张暴力镇压的，这是他思想上的阶级局限性。

这篇文章论证层层深入，开头结尾呼应，语句流畅易读。

【原文】

古之欲正(拔正)世(世道)调(条 tiáo, 治理)天下者，必先观(观察)国政，料(估量)事务，察(考察)

民俗，本(追究)治乱之所生，知得失之所在，然后从事(进行工作)。故法可立而治可行。

夫(扶fú,发语词)万民不和，国家不安，失(过失)非在上，则过(过失)在下。今使(假如)人君行逆(倒行逆施)不修(遵循)道(治国的原则)，诛(朱zhū,杀戮)杀不以理(法令)，重赋敛(脸liǎn,税收)，竭(尽)民财，急使令(徭役)，疲民力。财竭则不能毋(无wú,没有)侵夺，力疲则不能毋惰(怠惰)倪(轻慢)。民已侵夺、惰倪，因(就)以法随而诛之，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。夫民劳苦困(有困难)不足，则简(轻视)禁(法令)而轻罪(刑罚)，如此则失在上。失在上而上不变，则万民无所托(寄托)其命。

今人主轻刑政(刑罚政令)，宽百姓，薄赋敛，缓使令，然民淫(放纵)躁(狡猾)行私，而不从制(法制)，饰(玩弄)智(智谋)任(放任)诈，负(倚仗)力而争，则是过在下。过在下，人君不廉(了解)而变(纠正)，则暴人(作乱的人)不胜(制伏)，邪乱不止。暴人不胜，邪乱不止，则君人者势(权势)伤而威日衰矣。

故为人君者，莫贵于胜(指君王统治一切的权威性)。所谓胜者，法立令行之谓胜。法立令行，故群臣奉法守职(职位)，百官有常(常法)，法不

繁(繁瑣)匿(逆 nì, 荒蕪), 万民敦慤(却 què, 忠厚老实), 返本(农业)而俭(俭朴)力(勤劳)。故赏必足以使(役使人), 威(惩罚)必足以胜, 然后下从。

故古之所谓明君(英明的君主)者, 非一(同样)君也。其设(设立)赏有薄有厚, 其立禁(禁令)有轻有重, 迹行(行动)不必同。非故(特意)相反也, 皆随时而变, 因俗而动。夫民躁而行僻(走邪路), 则赏不可以不厚, 禁不可以不重。故圣人(高明的君主)设厚赏, 非侈(过分)也; 立重禁, 非戾(力 lì, 残暴)也。赏薄则民不利(利益), 禁轻则邪人不畏。设人之所不利, 欲以使, 则民不尽力; 立人之所不畏, 欲以禁, 则邪人不止。是故陈(公布)法出令而民不从。故赏不足劝(勉励), 则士民不为用; 刑罚不足畏, 则暴人轻(轻易)犯(触犯)禁。民者服于威杀然后从, 具利然后用, 被治然后正, 得所安然后静(安静)者也。夫盗贼不胜, 邪乱不止, 强劫弱, 众暴(欺压)寡(人少), 此天下之所忧, 万民之所患(耽心)也。忧患不除, 则民不安其居; 民不安其居, 则民望绝于上矣。

夫利莫大于治, 害莫大于乱。夫五帝(黄帝、颛顼(专旭 zhuānxū)、帝喾(库 kù)、唐尧、虞舜)三王(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)所以成功(功业)立名显(扬名)于

后世者，以(因)为天下致(获得)利除害也。事行(行动)不必(一定)同，所务(求)一(相同)也。夫民贪(好利)行躁，而诛罚轻，罪过不发，则是长(掌zhǎng，助长)淫乱(祸乱)而便(便利)邪僻也。有爱人之心，而实合(符合)于伤(损害)民，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

夫盗贼不胜，则良民危(受害)；法禁不立，则奸邪繁(增多)。故事莫急于当务(当前急要的工作)，治莫贵于得齐(适度)。制(统治)民急则民迫，民迫则窘(无路可走)，窘则民失其所葆(同“保”，保障)；缓则纵(行为放纵)，纵则淫(没有节制)，淫则行私，行私则离(背离)公，离公则难用(不听使唤)。故治之所以不立者，齐不得也；齐不得，则治难行。故治民之齐，不可不察也。

圣人者，明于治乱之道，习于人事(社会上的事)之终始(全过程)者也。其治民也，期(达到)于利民而止。故其位(同“立”，确立)齐也，不慕古，不留今，与时变，与俗化。

夫君人之道(原则)，莫贵于胜。胜，故君道立；君道立，然后下从；下从，故教(教化)可立而化可成也。夫民不心服体从，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，君人者不可不察也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要拨正世道、治理天下的人，首先必须了解国家的政治情况，分析当前的事务，考察风俗民情，追究产生安定或者动乱的根源，找到成功和失败的原因，然后再着手解决。这样，法制才能站得住，措施才能行得通。

百姓不团结，国家不安定，过错不是在国君，就是在下面。如果国君倒行逆施不守正道，杀人用刑不按法律，横征暴敛，搜刮民财，紧急征发徭役，就会使人民精疲力尽。民穷财尽，百姓就不能不发生侵夺；精疲力尽，百姓就不能不无视法制。百姓相互侵夺了，触犯法制了，就按照法令去惩办他们，那样的话，就诛罚越重，暴乱越多。百姓劳苦，生活困难，造成无视禁令，轻视刑罚，这个过错是在国君。过错在国君而还不改正，那末百姓的生命就无所寄托了。

如果国君减轻刑罚，宽待百姓，降低税收，缓征徭役，但是百姓还是放纵骚乱，私相侵夺，破坏法制，玩弄欺诈，倚仗勇力争斗，那末，过错是在下面。过错在下面，国君不弄清情况去纠正，那暴乱的人就不能被制伏，邪乱的行为就不能制止。暴乱的人不能被制伏，邪乱的行为不能制止，那末，统治百姓的人地位就受到损害，权力就一天比一天削弱了。

所以当国君，最重要的是要有统治权。所

谓有统治权，建立法令并且执行它，就叫做有统治权。法令建立了，能够贯彻执行了，国君手下的臣子都执行法令，忠子本职，全部官吏都有了常规。法令是简单明白的，百姓是忠厚老实的，就会人人安心农业生产而又俭朴勤劳。所以奖赏一定要能够调动得了百姓，惩罚一定要能够制止得了暴乱。这样，百姓才能服从国君的统治。

古代所谓英明的君王，并不是一模一样的。他们设立的奖赏有多有少，他们制订的禁令有轻有重，他们的做法也不一定相同。这并不是故意要有所不同，都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随着习俗的更改而更改。百姓动乱，行为不正，那末奖赏不可以不厚，禁令不可以不重。因此，英明的君王设立重赏，并不是过分；建立严禁，并不是残暴。奖赏太少，百姓没有好处；禁令太轻，坏人没有畏惧。设立对百姓没有好处的奖赏，要他们服从命令，百姓就不肯尽力；建立坏人没有畏惧的禁令，要他们不干坏事，坏人就消灭不了。所以发布法令，百姓不服从。奖赏不能勉励人，百姓就不为国出力；刑罚不能吓倒人，坏人就随便触犯禁令。百姓嘛，只有害怕威力和刑罚才能顺从，看到有利可图才听使用，受到管理才能上正路，各得其所才能平安无事。盗贼不能被制伏，犯法行为不能被制止，强者威胁弱者，人多欺压人少，这是天下所忧惧，万民所耽心的啊，这些忧患不解除，百姓就无法安定地生活，百姓无法安定生活，那他们

对国君就绝望了。

一个国家，最大的利益是安定，最大的祸患是动乱。三王五帝，他们之所以能够创立功业，扬名后世，是因为能替天下人兴利除害。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一定相同，但努力于兴利除害是一致的。百姓贪心而放纵，惩罚轻了，罪行就不会被发觉，那是助长祸乱，有利于干坏事。这样做，用心好象是爱百姓，实际上是损害了他们。这两点，国君不可不明察啊。

盗贼不能制伏，良民就会遭殃；法令不去建立，坏人坏事就会增多。所以国家的政事要抓当务之急，统治百姓最重要的是要适度。统治百姓过重，百姓就有压力，百姓有压力，就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就失去了保障；统治百姓太轻，百姓就放纵，百姓放纵就胡作非为，胡作非为就各行其是，各行其是就背离国家利益，背离国家利益就不听使唤了。所以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安定，是国君统治不适度，没有适度的统治，就难于安定。所以用适度的方法统治百姓，这件事，国君不可不明察啊。

高超的人，是能够了解造成安定和动乱的根源，弄清社会上事情发生过程的人。他统治百姓适度，达到有利于百姓就停止。因此，他建立的适度的统治，是不迷恋古代，不停留于现状，随着时代而更改，随着习俗而变化。

统治百姓的原则，最重要的是要有统治权。有

统治权，国君的权威就树立，国君的权威树立，下面才会服从；下面服从，才能教化百姓而收到成效。百姓不能够在思想行动上服从国君，那就不能够用礼义的道理去教化他们了。统治百姓的人，这是不可以不明察的。

孙子兵法

孙武，字长卿，春秋末期齐国人，生卒年代不可考（约与孔子同时），他的祖先是陈国的贵族。他带了所著的兵法进见吴王阖闾（名光，公元前514—前496年在位），吴王任他为将。孙武协助吴王经国治军，计划大举攻楚。公元前506年，他指挥吴军乘虚长驱深入，在柏举（今湖北省麻城东北）大败楚军，攻入楚都郢（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）。从此吴国就强盛起来，“北威齐、晋，显名诸侯”。

孙武是我国兵家（军事家）的始祖，他所著的《孙子兵法》总结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，制定了许多有关战略和战术的原则和理论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军事学名著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，在中外军事学术史上有其重要地位。约在公元七世纪，这本书就传入日本，十八世纪以后，陆续出现了法、英、德、捷、俄等文字的译本。《孙子兵法》共十三篇，六千多字，文句简洁，每篇论述一个专题，有历代许多军事家的注释。一九七二年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出土的《孙子》残简，其中有佚文《吴问》等五篇。

《孙子兵法》在一定范围内、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般战争的规律。它把“知己知彼”看作是正确指导

战争的先决条件。它主张以进攻为主，速战速胜的作战方针；以野外机动作战为主的作战形式。而作战的主导思想，则是争取主动，随机应变。它的基本论点是无神论的、朴素唯物主义的。但是，它不能区别战争的性质，把事物的运动看作为简单的循环，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，提倡愚民政策，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。

谋 攻 篇

【说明】

在战争中，什么是最高明的策略，怎样才能获得最好的战果呢？《谋攻篇》主要就是论述怎样用计谋来征服敌人的问题。

这里，孙武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法，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怎样不同对待。他说：国君不了解军情，就不可以参与计谋，如果盲目指挥，就会扰乱军心，自我失败。最后，提出“知胜”的原则，强调战争中要认识客观实际的发展规律，并按照这些规律决定自己行动，克服当前的敌人。本文末段总结出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这句话，是科学的真理，是孙武军事思想极高的成就。

【原文】

孙子（孙武）曰：凡用兵之法，全国（迫使敌国

全国降服)为上,破(击破)国次之;全军(古时以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)为上,破军次之;全旅(古时以五百人为旅)为上,破旅次之;全卒(古时以一百人为卒)为上,破卒次之;全伍(古时以五人为伍。军、旅、卒、伍都是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)为上,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战百胜,非善之善者也;不战而屈人之兵,善之善者也。

故上兵(最好的战略)伐谋(在谋略上战胜敌人),其次伐交(在外交上战胜敌人),其次伐兵(在兵力上战胜敌人),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,为不得已。修(制造)橦(楼橦,侦察、攻城用的高台)辒辌(以温 fén wēn,攻城运土填壕的兵车),具(准备)器械,三月而后成,距闾(因 yīn,堆土成山,攻城用),又三月而后已(终止)。将(将领)不胜其忿(奋 fèn),而蚁附(军士攀登城墙,好象蚂蚁附壁)之,杀(伤亡)士三分之一,而城不拔(攻克)者,此攻之灾也。故善用兵者,屈人之兵而非战也;拔人之城而非攻也;毁人之国而非久也。必以全争于天下,故兵不顿(劳顿疲乏),而利可全,此谋(谋划)攻(进攻)之法也。

故用兵之法,十(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)则围之,五(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)则攻之,倍则分之,敌(势均力敌)则能战之,少则能逃(退却)之,不若(兵内不如敌人)则能避之。故小敌(小部队)之坚(坚持),

大敌之擒(俘虏)也。

夫(扶 伍, 发语词)将者, 国之辅(助手)也, 辅周(辅助周密。这里的辅是动词, 上句的辅是名词)则国必强, 辅隙(有缺陷)则国必弱。

故君之所以患(祸害)于军者三: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(命令)之(代军队)进, 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, 是为縻(迷 mī, 牵制)军; 不知三军(指全部军队)之事, 而同(干预)三军之政(内部事务)者, 则军士惑(迷惑)矣; 不知三军之权(权谋), 而同三军之任(任命), 则军士疑矣。三军既惑且疑, 则诸侯之难(nàn, 灾难)至矣, 是谓乱(捣乱)军引胜。

故知(预知)胜有五: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, 胜; 识(了解)众(兵多)寡(兵少)之用者, 胜; 上下同欲(同力协力)者, 胜; 以虞(愚 yú, 戒备)待不虞者, 胜; 将能(有才能)而君不御(玉 yù, 驾御)者, 胜。此五者, 知胜之道也。

故曰: 知彼知己, 百战不殆(代 dài, 危险); 不知彼而知己, 一(或)胜一负; 不知彼, 不知己, 每战必殆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: 指导战争的法则, 是使敌人全国完整

地屈服是上策，击破敌国是次要的；使敌人全军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这个军是次要的；使敌人全旅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这个旅是次要的；使敌人全卒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这个卒是次要的；使敌人全伍完整地降服是上策，击破敌人的这个伍是次要的。因此，百战百胜，还算不上是高明中的高明，不通过战斗而使敌人屈服，才算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

所以，指导战争的上策是在战略计谋上战胜敌人，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，再次是进攻敌人的军队，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。攻城的方法是不得已的。修造攻城的高台、填壕的兵车，准备一切进攻用的器械，要三个月才能够完成；筑起攻城的土山，又要三个月才能完工。将帅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激，驱使他的军士象蚂蚁般的去爬上敌人的城墙。士兵伤亡了三分之一，可城还是攻不下，这就是攻城的灾难。所以善于指导战争的人，要使敌人的军队屈服不用硬打，要夺取敌人的城堡不用硬攻，要使敌人的国家毁灭不必花很长时间，一定要用全胜的计谋争胜于天下。这样，兵士不疲劳，而胜利可以完全取得。这就是谋攻的法则。

所以用兵的法则，有十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就包围敌人，有五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就进攻敌人，只有一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，和敌人兵力相当就要设计战胜敌人，兵力比敌人少就要设法

退却，实力比敌人弱就要避开决战。所以弱小的部队如果固执坚守，就一定成为强大部队的俘虏。

将帅是国君的助手。将帅辅助得周密，国家一定强大；辅助有漏洞，国家就会衰弱。

国君可能有害于军队作战的，有三种情况：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，但是硬叫它前进，不了解军队不可以退却，但是硬叫它退却，这叫做牵制军队；不懂得军队的内部事务，但是硬要干预军事行政，那末就会引起兵士思想混乱；不懂得军队的各种应变措施，硬要干预军队的指挥，那末兵士就会无所适从。全军思想混乱而又无所适从，列国诸侯就会乘机制造灾祸了。这就叫做扰乱军心，自找失败。

可以预见胜利，有五种情况：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打，什么情况下不能打的，一定能胜利；知道兵多该怎么打，兵少该怎么打的，一定能胜利；全国全军，上下一心的，一定能胜利；自己准备充分，去对付没有充分准备的敌人，一定能胜利；将帅有指挥作战的才能，而国君不去干扰他的，一定能胜利。这五条，是预见胜利的方法。

所以说：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的，百战都不会有危险；不了解敌人能了解自己的，胜败的可能各一半；既不了解敌人又不了解自己的，那就每战都有危险了。

形 篇

【说明】

战争的胜利是可以预见的，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关键。在交战之前，先要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，使自己“立于不败之地”，就是说，已经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，叫做“形”。

孙武在军事中运用了朴素的唯物论思想，否定了当时唯心主义的“天命论”。但是，他还不能完整地认识到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真正辩证关系。即使这样，在两千多年前具有这样重要的军事观点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昔（希 xi，从前）之善战者，先为（造成）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，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，而不可为。不可胜者，守（防守）也；可胜者，攻也。守则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，藏于九地（各种地形。九，泛指多数）之下，善攻者，动于九天（各种天候）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

见(预见)胜不过(超过)众人(普通人)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(秋天的兽毛，表示极轻的意思)不为多力，见日月不为明目，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(智慧)名(名声)，无勇功。故其战胜不忒(特，差)，不忒者，其所措(措施)必胜，胜已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。善用兵者，修道(修明政治)而保法(确保法制)，故能为胜败之政(主动权)。

兵法：一曰度(面积)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(对比)，五曰胜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(指胜利战争或胜利的军队)若以铤(逸 yì，古代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铤)称铢(分 shū，古代二十四分之一两为一铢)，败兵若以铢称铤。

胜者之战民也，若决(开通水道)积水于千仞(仞 rén，古尺八尺为一仞)之溪者，形也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：从前善于作战的人，先创造条件使敌人无法战胜，来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。创造条

件使敌人无法战胜,主动权在我方手里;敌人是不是有弱点能让我军战胜,主动权却在敌方手里。所以善于作战的人,能够做到不会被战胜,而不能使敌人一定被我战胜。所以说:胜利可以预见,而不能强求。使敌人不能战胜我,这是属于防守方面的事;让我能够战胜敌人,这是属于进攻方面的事。兵力不足,就防守;兵力有余,就进攻。善于防守的军队,能深深隐蔽兵力于各种地形之下;善于进攻的军队,能运动兵力于各种天候之中。所以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而取得完全消灭敌人的胜利。

预见到胜利,不能超过一般人的见识,这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通过激烈的战斗而取胜,普天下人都说好,这也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。举得起毫毛算不上力气大,看得清日月算不上眼睛亮,听得见雷响算不上耳朵灵。古时候所说的善于作战的人,都是战胜了容易战胜的敌人。所以那种善于作战的人打了胜仗,并没有智谋的名声,也没有勇猛的武功。善于作战的人,百战百胜而从不出差错。所以能不出差错,是因为他所采取的作战措施是必定胜利的,能够战胜已处在失败地位上的敌人的。善于作战的人,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,并且不放过敌人失败的机会。因此,取得胜利的军队,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再和敌人交战的;打败仗的军队,是先和敌人交战再去寻找取得胜利的方法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,军队里一定修明政治,确保法制,所以能够掌

握战争胜败的决定权。

兵法说,要注意五种情况:一是土地面积大小,二是物产数量多少,三是兵士人数众寡,四是敌我力量对比,五是胜败的可能性。敌我双方都有土地,就产生了土地面积的大小问题;土地面积大小不同,就产生了双方物产资源多少的问题;物产资源多少不同,就产生了双方能动员兵力多少的问题;能动员兵力多少不同,就产生了双方军事力量轻重对比的问题;军事力量轻重对比不同,就看出了哪一方会得胜。所以胜利的军队,在力量的对比上,就象用镒称铢那样占着绝对的优势;失败的军队,就象用铢称镒那样处在绝对的劣势。

胜利者指挥军队作战,就象决开八百丈高处的溪流积水那样,谁也无法阻挡,这就叫做“形”呀!

虚 实 篇

【说明】

在战争中,要使我方掌握主动权,主宰敌人的命运;要使敌人兵力分散而虚弱,使我方兵力集中而坚实。避实就虚,出其不意,以众击寡,取得胜利,这是本篇提出的战术思想。

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,而是具体的,物质的。取得主动,必须能够调动敌人,指挥敌人,牵着敌人的

鼻子走。敌人对我方摸不着头脑，只得处处设防，兵力分散，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。

孙武的“虚实”理论，是一项重要的战争经验总结。文章在最后小结了这一理论：“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得胜利的，就叫做用兵如神。”

【原文】

孙子曰：凡先处_(在)战地而待敌者佚_(同“逸”，从容)，后处战地而趋_(奔走)战者劳。故善战者，致_(调动)人而不致于人。能使敌人自至者，利_(利诱)之也；能使敌人不得至者，害_(扰乱)之也。故敌佚能劳之，饱能饥之，安能动之。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_(意料)。行千里而不劳者，行于无人之地也。攻而必取者，攻其所不守也；守而必固者，守其所不攻也。故善攻者，敌不知其所守；善守者，敌不知其所攻。微_(微妙)乎微乎，至于无形。神_(神奇)乎神乎，至于无声。故能为敌之司命_(生命的主宰)。

进而不可御_(防御)者，冲其虚也；退而不可追者，速而不可及_(抵达)也。故我欲战，敌虽高垒_(军营四周的堡垒)深沟，不得不与我战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战，画_(同“划”)地而守之，敌不得与我战者，乖_(背离)其所之_(所往、去向)也。

故形(暴露)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(集中)而敌分；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；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，约(弱小)矣。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，不可知，则敌所备(防卫)者多；敌所备者多，则吾所与战者，寡矣。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。

故知战之地，知战之日，则可千里而会战(预期集中兵力，与敌人作战)。不知战地，不知战日，则左不能救右，右不能救左，前不能救后，后不能救前，而况(何况)远者数十里，近者数里乎！

以吾度(夺 duó, 推测)之，越(春秋国名，建都会稽[今浙江省绍兴县]。时与吴国处于敌对状态)人之兵虽多，亦奚(希 xī, 怎么)益(有利)于胜败哉？

故曰：胜可为也。敌虽众，可使无斗(无法战斗)。

故策(计算)之而知得失之计，作(触动)之而知动静之理，形(暴露)之而知死生之地，角(较量)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。

故形兵之极(高峰)，至于无形。无形，则深(隐藏极深)间(间谍)不能窥(亏 kuī, 偷看)，智者不能

谋。因形而错(通“措”，打算)胜于众，众不能知。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。故其战胜不复(重复)，而应形于无穷。

夫兵形(作战方式)象水。水之形，避高而趋下；兵之形，避实而击虚。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敌而制胜。故兵无常(固定不变)势，水无常形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，谓之神(神妙)。

故五行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无常胜，四时(四季)无常位，日有短长，月有死生(圆缺)。

【译文】

孙子说，凡是先到达战场等待敌人的就安逸，后到达战场奔走应战的就劳累。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。能够使敌人自动进入我方预定地区的原因，是我方用了好处去引诱他；能够使敌人无法到达他预定地区的原因，是我方制造困难干扰他。所以如果敌人舒舒服服，要能够使他疲劳；敌人军粮充足，要能够使他挨饿；敌人驻扎安安稳稳，要能够使他骚动。出兵攻打敌人不及急救的地方，快攻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。行军千里，而军士不觉得劳累，是因为走在没有敌人的地区的缘故。进攻敌人而必定会取得胜利，是进攻了敌人没有设防的地区。防守而必定能稳固，是因为防守的是敌人不进攻的地方。所以善于进攻的，敌人

不知道怎样去防守；善于防守的，敌人不知道怎样去进攻。微妙啊！微妙啊！微妙得敌人看不见形迹。神奇啊！神奇啊！神奇到敌人听不见声息。所以能够掌握敌人的命运。

进攻时要使敌人不能抵挡，就要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；后退时要使敌人无法追击，就要退得迅速使敌人没法赶上。所以如果我军想打，敌人即使坚守高垒深沟，也不得不同我军打，就是因为进攻到敌人不能不救援的地方；我军不想打，虽然不设营寨，只划了一块地区防守，敌人还是不可能同我军打，是因为我方诱使敌人背离了他原来要走的方向。

诱使敌人暴露兵力而不使我军兵力暴露，那末我军的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的兵力就不得不分散。我军兵力集中一处，敌人兵力分散在十处，那就是我军用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去攻击敌人，这样，我方兵力就多，敌人兵力就少。能用集中的兵力去进攻分散的兵力，我军所要对付的敌人就处于劣势了。我军所要进攻的地方敌人不得而知，不得而知，那末他所要防备的地方就多；敌人要防备的地方多，那末我军所面对的敌人兵力就少了。敌人防备了前面，后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后面，前面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左边，右边的兵力就薄弱；防备了右边，左边的兵力就薄弱；到处都设防，于是到处兵力薄弱。兵力薄弱，是由于处处要防备别人；兵力雄厚，是由于使敌人被动地防备我军。

能够预知战争在什么地方打，在什么时候打，即使千里之远，也能集中自己的兵力，与敌人作战。不能够预知在什么地方打，在什么时候打，那就左翼不能救右翼，右翼不能救左翼，前面不能救后面，后面不能救前面，何况远的有几十里，近的也有几里远的兵力呢！

按照我的看法，越国的军队人数虽多，又有什么补益于决定胜败呢？

所以说：胜利是可以造成的。敌军虽多，可以使他无法战斗。

所以经过筹算，可以知道敌人计划的得失；触动敌人，可以知道敌人活动的规律；暴露敌人，可以知道敌人所占地形的有利和不利；较量一下，可以知道敌人阵营的坚实和虚弱的地方。

伪装佯动运用到最恰当的地步，就使敌人不可捉摸。敌人对我不可捉摸，那末就是隐藏得很深的间谍也窥察不出我军的虚实，最有智谋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办法。适应敌情，把取得的胜利放在大家面前，谁也不知道这胜利是怎么样得来的。人们只知道我方怎么取得胜利的作战方式，却不知道我方是怎么样灵活运用这些作战方式的。所以每次战胜，都不去重复前一次作战的方法，而是根据不同的形势，变化无穷。

作战的方式好象水。水流动起来避开高处而流向低处，作战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的地方而袭击

他虚弱的地方。水根据地形而制约它的流向，作战根据敌情而确定取胜的方针。所以作战没有固定的方式，正象流水没有固定的流向。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取得胜利的，就叫做用兵如神。

五行相生相克，没有哪个是固定取胜的；四季相接相代，没有哪一季是固定不移的；白天有短有长，月亮有圆有缺。

论 语

孔子(前 551—前 479),名丘,字仲尼,鲁国陬(邹 zōu)邑(今山东省曲阜县东南)人,春秋末期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,儒家学说的创始人。

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的贵族。他年轻时做过鲁国的小官吏。五十岁后,在鲁国做司寇(掌管刑法、监狱的官),“与闻国政三月”。后来率领了学生周游列国,各国诸侯都没有重用他。晚年回到鲁国,编订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古代典籍,并删修鲁国史官所记的《春秋》,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。孔子编撰和修订的书籍,保存了不少古代的文史资料。他创办私学,开创了儒家这个学派。所收的学生,传说有三千人,其中学有专长的有七十多人。孔子死后,他的学生辑录他的言论,汇编成《论语》这部书。全书共二十篇,四百九十二章,阐说了儒家的政治、文化和教育方面的主张。

孔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是“仁”,提倡“忠恕”之道,强调“礼”和“正名”。他也赞同对古代的礼制作一些修正,如主张礼仪要朴素俭约;也主张“举贤才”,即在下层贵族中选拔一些人参与政事。在教育方面,他首创了私人讲学,主张“有教无类”,即普遍传授知

识，所以学生中有贵族子弟，有“士”，也有少数出身于“贱人”、“野人”、“鄙人”的，较之过去贵族统治者垄断的教育，知识的传授面扩大了。他也总结和创造了一些学习方法，如“学”和“思”结合、“温故而知新”、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等。但是他在“学道”中强调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之分，鄙视学习农业生产知识，那是他剥削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。

《论语》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最早的一部书，它的文体是语录体。文句简约含蓄，善于运用语气词，但是还没有发展为成篇的论辩体。其中也有一些记事短文，叙事明白，夹有议论，能在片段中表现出人物形象。

论 志

【说明】

这是一篇比较完整的叙事散文，有开头，有结尾，有对话，有神态动作。人物对话中因不同人物而有不同的语气，曾点回答孔子问话之前，弹瑟声音放慢、中止，站起来，有很形象化的描写。末段孔子与曾点对其他三个人的议论，使文章有很好的结尾。

孔子的门徒的理想，只是宣扬儒家的“礼义治国”。孔子之所以赞赏曾点的想法，是因为曾点描绘

了一种理想社会的生活。在那大动乱、大分化、各种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春秋末期，实际上，那样的理想社会是没有的。

本文选自《论语·先进篇》。

【原文】

子路(仲氏,名由,字子路,又字季路)、曾皙(析 xī,名点,字子皙)、冉有(染 rǎn) 有(名求,字子有)、公西华(名赤,字子华。以上四人都是孔子的弟子)侍坐(陪从老师坐着)。

子(孔丘)曰：“以(由于)吾一日长(掌 zhǎng, 年长)乎(于)尔(你)，毋(无 wú, 不要)吾以(以吾, 任用我)也。居(平时)则曰：‘不吾知(不知吾)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子路率尔(轻率地)而对曰：“千乘(shèng)之国(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，即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)，摄(迫)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(军队)，因(接续)之以饥馑(紧 jǐn, 饥荒)，由也为(治理)之，比(鄙 bì)及(等到)三年，可使有勇(勇于作战)，且知方(礼法)也。”夫子晒(沈 shěn, 微笑)之。

“求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(方圆、周围)六七十，如(或者)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(人民衣食丰足)。如(于)其礼乐(岳 yuè)，以俟(等待)君子。”

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（指诸侯祭祀祖先的礼节），如（或者）会同（指诸侯相见的礼节），端（古代礼服之名）章甫（古代礼帽之名），愿为小相（橡 xiàng，赞礼人）焉。”

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（弹）瑟（色 sè，古代拨弦乐器）希（同“希”），铿（坑 kēng）尔（铿的一下），舍（放下）瑟而作（站起来）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（这里是说话的意思）。”子曰：“何伤（妨碍）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暮春（阳春三月）者，春服既成（具备），冠者（古时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，表示已经成年）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（移 yí，水名，今山东省曲阜县南），风乎舞雩（于 yú，台名，祭天求雨的地方，在今山东省曲阜县南）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（长叹息的样子）叹曰：“吾与（赞同）点也！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（扶 fú，此、这）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（罢了）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（治理）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（谦让）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（语首助词）求则非邦也与（同“歟”，疑问助词）？”“安（怎么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，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、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（代诸侯）小，孰（谁）能为之大？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。

孔子说：“因为我比你们年纪大一些，所以没有人任用我了。你们平时总说：‘没有人知道我呀！’如果有人知道了你们，要任用你们，那末想干什么呢？”子路轻率地回答说：“有那末一个千辆兵车的小国，夹在大国中间，别的国家常去侵犯它，因而带来了饥荒，我去治理它，只要三年，就可以使百姓勇敢善战，还能懂得遵守礼义。”孔子听了，微笑起来。

“冉求！你怎么样？”冉求回答说：“一个六七十里见方，或者五六十里见方的国家，我去治理，只要三年，可以使百姓丰衣足食。至于礼乐嘛，只能等待君子来管了。”

“公西赤！你怎么样？”公西赤回答说：“不敢说我一定能做得到，但我愿意学习：在宗庙的祭祀典礼，或者在诸侯会同典礼中，我愿意穿着礼服，戴着礼帽，做个小小的赞礼人。”

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曾点弹瑟的声音放慢了，铿的一声止住了音乐，他离开瑟站起来，回答说：“我和他们三位讲的不一样。”孔子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是各人讲讲各人的志向罢了。”曾点说：“暮春三月，天气转暖，春天的衣服上身了。我和五六个成年人，六七少年，到沂河里去洗洗澡，到舞雩台上吹吹风，一路唱着歌走回来。”孔子感叹地说：“我赞成曾点的想法！”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个出去了，曾皙后走。他问孔子：“他们三位讲得怎么样？”孔子说：“就是各人讲讲各人的志向罢了。”曾皙问：“老师为什么要笑仲由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要讲礼仪，可他说的话一点也不谦逊，所以我笑他。”曾皙又问：“冉求所讲的怕不是个国家吧？”孔子说：“怎见得六七十里、五六十里见方的就不是国家？”“公西赤讲的，那就不是国家了？”“有宗庙，有会同，不是诸侯国家是什么？如果公西赤只能作个小赞礼人，那谁能作大赞礼人？”

季氏将伐颛臾

【说明】

这篇文章，通过孔子和他弟子关于季氏将进攻颛臾这一事件的对话，说明了孔子的人道主义——“仁”的政治主张。

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季氏进攻颛臾是不对的，接着指出冉有和子路不能制止季氏的错误行为也是不对的，最后说明治理国家的原则是什么。层次很清楚。

孔子在这里所说的：一个国家，“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”，是他观察了各国政治情况所得出的结论，在当时有一定的意义。“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”，这个说法好象很有道理，但他却不懂

得，存在着阶级压迫的社会里，要做到“均”、“和”、“安”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因为贪得无厌是剥削阶级的本性，不可能改变的。

本文选自《论语·季氏篇》。

【原文】

季氏（季康子，名肥，鲁国的大夫）将伐颛臾（专于 zhuānyú，小国名，在今山东省蒙阴县）。冉（冉 rǎn）有（名求，字子有，孔子的弟子）、季路（仲氏，名由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，孔子的弟子，当时两人都是季康子的家臣）见于孔子曰：“季氏将有事（指战事）于颛臾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无乃（岂不）尔（你们）是过（错）欤（么）？夫（扶 fú，发语词）颛臾，昔者先王（指周的先王）以为东蒙（蒙山，在蒙阴县南）主（主祭），且在邦域（国境）之中矣，是社稷（计 jì，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，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）之臣也，何以伐为（表示疑问的语助词）？”

冉有曰：“夫子（指季康子）欲之（要这样做）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周任（古代的史官）有言曰：‘陈（施展）力就列（进入位置）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（把持住），颠（跌倒）而不扶，则将焉（焉 yān，何必）用彼相（助手）矣？且尔言过矣，虎兕（四 sì，类似犀牛的野牛，一角，青色）出于柙（匣 xiá，

笼子)，龟（指占卜用的龟甲）玉（玉器）毁于椽（读 dū，木匣）中，是谁之过欤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颛臾，固（坚固）而近于费（闭 bī，季氏的私邑，现在山东省费〔肺 fèi〕县）；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（痛恨）夫（扶 fú，那种）舍（丢开）曰‘欲之’而必为之辞（造出一种说法）。丘也闻：有国（指诸侯统治地区）有家（指卿大夫统治地区）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（语首助词）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（倾覆）。夫如是，故远人不服，则修（整顿）文德以来（招徕）之；既来之，则安（安定）之。今由与求也，相（辅助）夫子，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，邦（国家）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谋动于戈（肝 gāngē，古代兵器，借指战争）于邦内。吾恐季孙之忧，不在颛臾而在萧墙（宫殿当门小墙，借指宫殿）之内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将要进攻颛臾。冉有和子路来见孔子，对他说：“季康子将要动手对付颛臾了。”

孔子说：“冉求！难道不是你们的错吗？那颛臾，从前先王封它主祭东蒙，领地就在鲁国国境里面，早就是鲁国的臣属了，干吗去攻打它？”

冉有说：“季康子要这么干的，我们两个作臣子的都不希望这样。”孔子说：“冉求！史官周任说过：‘能贡献力量才担任职位，无所作为就该辞职。’遇着危险不去扶，跌倒下去不去搀，那又何必要有相帮的人呢？你的话是说错了！让老虎野牛闯出笼槛，龟甲美玉毁在箱子匣子里，是谁的过错呢？”

冉有说：“那颡臾现在强大了起来，又靠近费城，目前不拿过来，会成为后代子孙的麻烦的！”

孔子说：“冉求！君子最恨的是有贪心还不承认却要另外找借口。我听人说过，无论是国君或者大夫，不愁财物缺乏，愁的是分配不均；不愁贫穷，愁的是百姓不安乐。财物分配均匀了，人们就不感到贫穷；百姓和睦了，就不会觉得财物缺乏；人人安居乐业，国家就决不会危亡。能这样，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附，那就发扬仁义礼乐的教化招徕他们；他们来了，就要使他们生活得安定。现在你们两个呢，帮助季康子办事，远方人不愿归附没法招徕，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没法挽救，反而想在国境里头兴师动众。只怕季康子的隐患，不在颡臾，倒是在宫殿之内哩！”

子路问津

【说明】

在春秋时代社会大变动中，“士”有隐居避世的。

也有参与政治活动、设法去实现他的政治主张的。如本文中的长沮、桀溺，就是前者。他们对于政治持消极态度，是没落贵族的一种表现。他们讥笑孔子这派人，因为孔子这派人不仅有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而且努力要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这是一篇短小的记事散文，有比较生动的人物对话，简略地描绘了人物的神态。

本文选自《论语·微子篇》。

【原文】

长沮（举 jǔ）、桀溺（杰逆 jié nì）耦（偶 ǒu）而耕（两人并耕。一说长沮、桀溺不是这两个人的真实姓名，而是形容这两个人形象的状词。长，高大；桀，同“傑”，魁梧；沮、溺，指身浸水中）。孔子过之（代指长沮、桀溺耕田的地方），使子路（仲氏，名由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，孔子的弟子）问津（摆渡口）焉。

长沮曰：“夫（扶 fú，那个）执舆者（驾驭牲口的人）为谁？”子路曰：“为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欤（么）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（代词，这个人）知津矣！”

问于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（您）为谁？”曰：“为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鲁孔丘之徒欤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（纷乱的样子）天下皆是也！而谁以（和谁去）易（亦 yì）之（改变这种情况）？且尔（你）与其

从避人之士(避开坏人的知识分子,指孔子)也,岂若(何不)从避世之士(避开人世的知识分子,指他们这些隐士)哉?”糞(优 yōu, 用泥土盖种子)而不辍(辍 chuò, 停止)。

子路行(走路)以(把这个话)告。夫子(指孔子)怩(五 wú)然(怅惘的样子)曰:“鸟兽不可与同群,吾非斯人(指世人)之徒(一批人)与而谁与!天下有道,丘不与(参加)易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长沮和桀溺两个人一齐在耕地。孔子从那儿路过,派子路去问他们哪儿有渡口。

长沮说:“那个驾车的是谁?”子路说:“他是孔丘。”长沮又问:“就是鲁国的孔丘吗?”子路说:“是的。”长沮说:“那他该知道哪儿有渡口的啊。”

子路又去问桀溺。桀溺说:“你是谁?”子路说:“我叫仲由。”桀溺又问:“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?”子路回答说:“是的。”桀溺说:“现在满天下乌七八糟,谁能够去改变它?你与其跟着躲开坏人的人,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躲开社会的人呢?”他一边说,一边手脚不停地只管自己下种盖土。

子路跑回孔子那儿,把这些话都告诉了他。孔子很怅惘地说:“我们不能和飞禽走兽做伙伴。不和世人在一起,又跟什么人在一起啊!要是天下太平,

人人安居乐业，我孔丘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改革活动了！”

荷 蓑 丈 人

【说明】

这段文章原排在《论语·微子篇·子路问津》的后面，也是写一位当时的隐士的。文章用简练的文辞与对话，刻划了这位“丈人”的形象。

文末子路说的一段话，说明了他们这一类人对做官的看法：“君子之仕也，行其义也。”做官是为了维护君臣之义，能不能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并不重要。实际上，这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。

本文中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注释和译文，这里采用了清代俞樾的说法：“不”作为语中助词用，无意义。他说：“丈人盖自言‘惟四体是勤，五谷是分而已；安知尔所谓夫子？’”他的理由是：“若谓以‘不勤’‘不分’责子路，则不情（不合情理）甚矣，安有萍水相逢，遽（立即）加面斥者乎？”（见俞樾：《古书疑义举例·助词用不字例》）。“不”通“丕”，作语中助词，又见杨树达《词诠》、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。特说明一下。

【原文】

子路（仲氏，名由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，孔子的弟子）从

(跟随)而后(落在后面),遇丈人(对老年人的敬称),以杖荷(贺 hè,挑)耜(吊 diào,古代竹制的耘田农具)。子路问曰:“子(您)见夫子(老师)乎?”丈人曰:“四体(手脚)不(通“丕”,语中助词,无意义)勤,五谷(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)不分,孰(谁)为夫子?”植(树立)其杖而芸(通“耘”,除草)。子路拱(拱手,恭敬的样子)而立。止(留)子路宿(住宿),杀鸡为(做)黍(暑 shǔ,小米)而食(饲 sì,给东西吃)之(代子路),见(同“现”,引见)其二子焉。

明日,子路行以告。子(孔子)曰:“隐者也。”使(派)子路反(同“返”)见之(代丈人),至则行(出门)矣。子路曰:“不仕(做官)无义。长(掌 zhǎng,年长)幼之节(礼节)不可废也,君臣之义,如之何其废之?欲洁其身(本人)而乱大伦(指君臣之义)。君子(隐指孔子)之仕也,行其义也。道(指儒家的道)之不行,已知之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子路跟着孔子赶路,落在后面,路上碰到一个老人,用根木棍挑着个锄草工具。子路问他:“您见到我的老师么?”老人说:“我只懂得手脚劳动,分清五谷,怎么知道谁是你的老师?”他把木棍插在田埂上,只管自己耘草。子路拱着手,恭敬地站着。老人留

子路到他家住宿，杀了鸡、煮了小米饭给子路吃，又叫两个儿子出来拜见了子路。

第二天，子路赶上了孔子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孔子说：“这是一位隐士呀！”他派子路回去找那老人。子路回到那里，老人已经避开了。子路说：“不肯做官是不讲礼义的行为。长幼之间的礼节还不可废弃，君臣之间的名分，怎么倒废弃了？这种人，只想自身清白，却破坏了君臣大义。君子要做官，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。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，我们自己也早知道了。”

墨 子

墨子(约前 480—前 420)，名翟，鲁国(一说宋国)人，战国初期思想家和政治家，出身于手工业者，传说曾做过宋国的大夫，最初还学习过儒家学说，后来自创墨家学派。

墨子的学说，代表了春秋末期以来的手工业者、农民等小生产者的利益。他认为“不相爱”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根源，提倡“兼爱”，爱别人象爱自己一样；他希望停止掠夺战争，使人民安居乐业，主张“非攻”。他反对宿命论(“非命”)，主张选贤任能：“虽在农与工肆之人，有能者举之”，认为“官无常贵，民无终贱”。他又反对贵族统治阶级奢侈浪费，主张“非乐”、“节用”、“节葬”。他初步意识到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，强调“赖其力者生，不赖其力者不生”，他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：“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。”

墨子曾经游历各国，想推行他的学说。他弟子很多，称为“墨者”，所组织的政治性集团，有很严密的纪律。墨家和儒家一样，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学派(“显学”)。后期墨家不但在逻辑思维方面，而且在自然科学如光学、力学、数学方面，都取得了重大的

成就。

墨子不理解社会上对立和矛盾的根源是阶级压迫，因而他的“兼爱”、“尚贤”等的政治主张不可能解决当时深刻的社会矛盾。他推行主张的方法是“上说下教”（对统治者采取说服方式，对被统治者采取教化方式），要求被统治者努力物质生产，增加社会财富而寄希望于统治者限制消费，减少剥削与压迫，所以，他的主张是行不通的。他反天命，但不反上帝鬼神，也是他的落后的一面。

《墨子》这部书，是墨子和他的继承者，整个墨家学派著作的汇编，现存五十三篇。文章不重文采，但逻辑性强，论证严密，说理清楚。它为战国时期大量出现的论辩文打下了基础，是中国古代哲理散文发展史的里程碑。

兼 爱

【说明】

在社会上，人们必须大家彼此相爱（“兼相爱”），人人都有利于别人（“交相利”），那末，一切祸乱、怨尤、仇恨就会消灭，这是墨家学派重要的政治主张之一。

文章先指出什么是天下之利，什么是天下之害，认为一切动乱是天下最大的祸害，而发生一切动乱

的根源是人与人不相爱。由此论证：如果人们能够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那末就天下太平了。有人说，这是难以做到的，墨子回答：只要当权者号召与提倡，大家就自会实行。他举了三个事例证明这一点。

一切动乱的确是天下最大的祸害，春秋时期尤为突出，中外古今也避免不了它。但是墨子没有能认识，人与人不相爱也是一种现象，不是根源。只要在有阶级的社会里，“国与国相攻，家与家相篡（侵夺），人与人相贼（伤害）”是无法避免的。有阶级就有剥削与压迫，有私有制就有自私自利之心，就会有战争，有动乱，有杀戮。不消灭阶级和私有制，要人们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而已。

这篇文章是《墨子·兼爱》的中篇，是用墨子的弟子记录墨子的言论的方式写的。文章分段设问，分段阐述，从正反两面论证“兼爱”的必要性。原文后面还有一大段，现删去。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（墨子弟子对墨子的尊称）言曰：仁人之所以为（做）事（工作）者，必兴天下之利，除去天下之害，以此为事者也。然则（那末）天下之利何也？天下之害何也？子墨子言曰：今若（如）国之与国之相攻，家（卿大夫的封邑）之与家之相

篡(夺取),人之与人之相贼(伤害),君臣不惠(施恩惠)忠,父子不慈孝,兄弟不和调(和睦),此则天下之害也。

然则察(考察)此害亦何用(何以,从哪里)生哉?以(因)不相爱生邪(耶 yé, 疑问助词)?子墨子言:以不相爱生。今诸侯独(只是)知爱其国,不爱人之国,是以(所以)不憚(但 dan, 怕)举(起)其国以攻人之国。今家主(指卿和大夫。卿大夫受封的采邑叫家,采邑的主人叫家主)独知爱其家,而不爱人之家,是以不憚举其家以篡人之家。今人独知爱其身,不爱人之身,是以不憚举其身以贼人之身。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(战于郊野,这里指争夺土地的战斗),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,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;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,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,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。天下之人皆不相爱,强必执(控制)弱,富必侮贫,贵必傲(轻视别人)贱,诈(奸诈的人)必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,其所以起者,以不相爱生也,是以仁者非(不赞成)之。

既以非之,何以(用什么)易(改变)之? 子墨子言曰:以兼(两方)相爱交(相互之间)相利之法易之。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,将奈何(怎样)哉? 子墨子言:视人之国若视其国,视人之家

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。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，家主相爱则不相篡，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，君臣相爱则惠忠，父子相爱则慈孝，兄弟相爱则和调。天下之人皆相爱，强不执弱，众(人多)不劫(抢夺)寡(人少)，富不侮贫，贵不傲贱，诈不欺愚。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(无 wú, 没有)起(发生)者，以相爱生也，是以仁者誉(称颂)之。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：然。乃若兼(指兼爱)则善矣，虽然，天下之难物于(同“迂”，不通)故(事)也。子墨子言曰：天下之士君子，特(只是)不识其利，辩(同“辨”，辨别)其害故也。今若夫攻城野战，杀身为名(名誉)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，苟(如果)君说(同“悦”)之，则士众能为之。况(况且)于兼相爱，交相利，则与此异。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；恶(劣 wù, 憎恨)人者，人必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必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？特上弗(不)以为政(正当的事务)，士不以为行(行为)故也。

昔者晋文公(春秋时晋国君，姬姓，名重耳，公元前636—前628年在位)好(号 hào, 爱好)士之恶(粗劣)衣，故文公之臣皆黻(脏 zāng, 母羊)羊之裘(裘 qiú, 皮衣)，韦(熟牛皮)以带剑，练帛(白色的绢)之冠(帽子)，

入以见于君，出以踐(站立)于朝(朝廷)。是其故何也？君说之，故臣能为之也。

昔者楚灵王（春秋时楚国君，辛(米 mǐ)姓，名围，公元前540—前529年在位）好士细腰，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（每天吃一顿饭）为节（节制），胁（xi，通“翕”，收缩）息（气息）然后带（束带），扶墙然后起。比（等到）期（基卅）年（一周年），朝有黧（离卅，黑）黑之色。是其故何也？君说之，故臣能为之也。

昔越王勾践（春秋末年越国君，姒(四 sì)姓，公元前497—前465年在位）好士之勇，教驯（xùn，通“训”）其臣，私(私下)令人焚舟失火，试其士曰：越国之宝尽在此。越王亲自鼓（打鼓督促）其士而进之。士闻鼓音，破萃（行列）乱行（行列），蹈（投入）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。越王击金（钲）而退之。
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乃若夫(扶 fú，此、这)少食恶衣，杀身而为名，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，若苟(如果)君说之，则众能为之。况兼相爱，交相利，与此异矣。夫爱人者，人亦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亦从而利之；恶人者，人亦从而恶之；害人者，人亦从而害之。此何难之有焉，特君不以为政而士不以为行故也。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：仁人所要做的工作，一定是举办对天下有利的，去除对天下有害的，是把这些作为任务的。那末，对天下有利的是什么？对天下有害的是什么？墨子说：比如现在，国和国互相攻打，家和家互相抢夺，人和人互相杀害，君不爱臣，臣不忠君，父不爱子，子不孝父，兄弟之间不和睦，这些就是天下的大害啊。

那末，考察一下这些大害是从哪里发生的呢？是因为不相爱而发生的吗？墨子说：是因为不相爱而发生的。现在诸侯只知道爱自己的国，不爱别人的国，所以不顾一切动用全国的力量去进攻别人的国。现在卿大夫只知道爱自己的家，不爱别人的家，所以不顾一切动用全家的力量去抢夺别人的家。现在每个人只爱自己的生命，不爱别人的生命，所以不顾一切拚出自己的生命去杀害别人的生命。因此，诸侯不相爱，就一定会发生战争；卿大夫不相爱，就一定会互相抢夺；人与人不相爱，就一定会互相杀害；君臣不相爱就一定君不惠臣不忠，父子不相爱就一定父不慈子不孝，兄弟不相爱就一定不和睦团结。天下的人都不相爱，那末，强壮的一定压迫弱小的，有钱的一定欺负穷苦的，有权力的一定轻视没有权力的，奸猾的一定欺骗老实的。一切天下的乱子、争夺、冤屈、仇恨，它们发生的根源，都是由于相互之间不相爱。所以仁人要反对不相爱。

既然是反对不相爱，那又怎么来改变它呢？墨子说：用彼此相爱、大家互利的方法来改变它。那末，彼此相爱，大家互利的做法怎样呢？墨子说：把别人的国看作象自己的国一样，把别人的家看作象自己的家一样，把别人的生命看作象自己的生命一样。这样，诸侯相爱就不会发动战争，卿大夫相爱就不会相互抢夺，人和人相爱就不会相互杀害，君臣相爱就君惠臣忠，父子相爱就父慈子孝，兄弟相爱就和睦团结。天下的人都相爱，强壮的就不会压迫弱小的，人多的就不会抢夺人少的，有钱的就不会欺负穷苦的，有权的就不会轻视无权的，奸猾的就不会欺骗老实的了。一切天下的乱子、争夺、冤屈、仇恨都可以不至于发生，就是能相爱的关系。所以仁人要赞美相爱。

但是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说：话是对的，彼此相爱固然是好事，但是，难就难在天下行不通啊！墨子说：这些天下有见识的人，只是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相爱的好处，不懂得不相爱的害处。比如攻打城池，摆开阵势打仗，牺牲了性命去换取好名声，天下的百姓都认为这是难事。但是如果君王喜欢这样，那末兵士就能这样做到。何况彼此相爱，大家互利，跟这个完全不同。爱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爱他；有利于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使他有利；憎恨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憎恨他；杀害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杀害他。这有什么难办的呢？只是因为君王不把它当

作应办的政务来推行，士人不把它作为应做的事情来实行，所以感到难办了。

从前晋文公喜欢臣子穿粗劣的衣服，因此他的臣子都穿着老羊皮袍子，腰间系一条牛皮带子挂剑，戴着白绸的帽子，进宫朝见国君，出来站在朝廷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君王喜欢这样，所以臣子就能够做到这样。

从前楚灵王喜欢臣子身子瘦腰围细，因此他的臣子都每天只吃一顿饭节制食欲，屏住了呼吸，抽紧腰带，要扶住墙壁才能站得起来。过了一年，满朝的官员都饿得黑瘦干枯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君王喜欢这样，所以臣子就能够做到这样。

从前越王勾践喜欢士兵英勇无畏，用勇敢教育他手下的人。他暗底里下命令放火烧着一条船，考验他的士兵，说：越国的珍宝都在那条船里头！他亲自打鼓催他的士兵冲上船救火。士兵们听见鼓声，争先恐后，冲乱了队列，跳进烈火中去，被烧死的人有一百多。越王这才敲锣叫他们退下来。

所以墨子说：象这样少吃东西、穿粗劣衣服、为了荣誉牺牲性命，这些都是天下百姓认为是困难的，但是如果君王喜欢这样，那末大家就能够做到这样。何况这彼此相爱，大家互利，跟这些完全不同。爱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爱他；有利于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使他有利；憎恨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憎恨他；杀害别人的，别人一定因此也杀害他。这有什么

难办的？只是因为君王不把它作为应办的政务来推行，士人君子不把它作为应做的事情来实施，所以感到难了。

非 攻

【说明】

“非攻”是墨家思想的主要部分之一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强国、大国经常进攻弱国、小国，吞并土地，屠杀人民，掠夺财物，这种战争充满着掠夺性，为人民带来极严重的灾难。《墨子》反映了一些小生产者的要求，因此呼吁制止这种战争。

这篇文章说明为什么要“非攻”的理由，先设了四个比喻，引出“亏人愈多，其不仁滋甚，罪益厚”这样一个原则，因此说明攻别人之国，是大不义。最后指出应该象辨别黑白、甘苦一样来辨明什么是“义”、什么是“不义”，作为结论。

《墨子》的《非攻》共有上、中、下三篇，这里选的是上篇。

【原文】

今有一人，入人园(果园)圃(圃 pǔ, 菜园)，窃其桃、李，众闻则非(反对)之，上(上告)为政者，得(日获)则罚之。此何也？以(因为)亏(损害)人

自利也。至(至于)攘(·àng, 偷盗)人犬、豕(史 shì, 大猪)、鸡、豚(屯 tún, 小猪)者, 其不义又甚(超过)入人园圃窃桃、李。是何故也? 以亏人愈多, 其不仁滋(更)甚, 罪益(更加)厚(重)。至入人栏(牛栏)厩(救 jiù, 马棚), 取人马、牛者, 其不义又甚攘人犬、豕、鸡、豚。此何故也? 以其亏人愈多。苟(狗 gǒu, 假如)亏人愈多, 其不仁滋甚, 罪益厚。至杀不辜人(无罪的人)也, 拖(夺取)其衣裘, 取戈(哥 gē, 古兵器)剑者, 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、牛。此何故也? 以其亏人愈多。苟亏人愈多, 其不仁滋甚矣, 罪益厚。当此, 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, 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不义攻国, 则弗知非, 从而誉之, 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?

杀一人, 谓之不义, 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说(说法)往(·ān, 奔)论: 杀十人, 十重(虫 chóng)不义, 必有十死罪矣; 杀百人, 百重不义, 必有百死罪矣。当此, 天下之君子, 皆知而非之, 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不义攻国, 则弗知非, 从而誉之, 谓之义。情(同“诚”, 实在)不知其不义也, 故书(记录)其言(说法)以遗(流传)后世; 若知其不义也, 夫(扶 fú, 发语词)奚(希 xī, 有什么)说(理由)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?

今有人于此，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（通“辨”，分别）矣。少尝苦曰苦，多尝苦曰甘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。今小为非，则知而非之；大为非攻国，则不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，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（颠倒）也。

【译文】

如今有一个人，闯进别人的园地，偷了那里的桃子、李子，大家听到都会说他不对，上告到官府，捉住了就要办罪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损人利己。如果偷的是别人的鸡、狗和猪，那比闯进别人园里偷桃李更坏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损人更多，害人更厉害，罪就更加重。至于闯进人家牛栏马棚，牵走人家牛马的，比偷别人鸡、狗和猪又更坏了。什么缘故呢？因为他损人更多。损人更多，害人更厉害，罪名就更重。至于去杀害无罪的人，抢走皮袍子，夺取了刀剑，又比到人家牛栏马棚里牵走别人的牛马更坏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损人更多。损人更多，害人更厉害，罪名更重。对这些事，天下的正派人人都知道要反对它，说它不道德。现在极大的不道德以至于进攻别国，却不知道反对，反倒去称赞这种行动，说是正义的。这能算是懂得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吗？

杀死一个人，叫做不义，必定是个死罪了。照这样推论：杀死十个人，十倍的不义，该有十个死罪了；杀死一百个人，百倍的不义，有一百个死罪了。对这些事，天下的正派人人都知道反对它，说它不义。现在发展到极大的不义去进攻别人的国家，却不知道去反对，反倒赞美他，说他是正义的。有的人确实不知道这不义，所以把这种说法记下来让它流传到后代；如果明明知道这是不义的，又有什么理由记录下这种不正确的说法，让它流传到后代去呢？

假定这里有个人，见到一点点黑说是黑的，看见一大片黑却说是白，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个人分辨不清黑白的。稍微尝到一点点苦味说是苦，吃许多苦却说是甜，那大家一定认为这个人根本分不清苦和甜。那末对于犯小错误的人，知道去反对；而对于为非作歹到了进攻别人国家的程度，反倒不知反对，却去赞美，说是正义的，这能算懂得正义和非正义的分别了吗？由此可见天下的正派人在辨别正义和非正义方面是多么混乱颠倒啊。

非 命

【说明】

“非命(反对定命论)”，是墨家学说主要内容之一。墨家不反对鬼神上帝，但是反对天命；虽然认识

不彻底,但在当时盲目迷信命运的时代,“非命”的言论是进步的言论。

这篇文章用极严密的方法,论证了“定命论是国家乱亡、人民贫困的根子,要坚决反对它”这样一个中心论点。它的论证之所以能严密,是因为墨家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“言必有三表(论述一定要有三项标准)”,叫做“有本之者,有原之者,有用之者(推究来历,查清过程,考验实践)”。本文按照这三个方面,逐层摆事实、讲道理,把定命论批驳得体无完肤,指出执有定命论的极大危害性,阐明了中心。墨家的“三表法”是当时论证方法的一种创造,有相当的科学性、逻辑性。

《墨子》的《非命》有上、中、下三篇,内容基本相同,这里选的是上篇。

【原文】

子墨子(墨子弟子对墨子的尊称)言曰:古者(古时候)王公大人_{为政}(治理)国家者,皆欲国家之富,人民之众(多),刑政(指政治)之治(安定),然而不得富而得贫,不得众而得寡(少),不得治而得乱。则是本(实际)失其所欲,得其所恶(误wù,憎恶),是(此)故(原因)何也?子墨子言曰:执(主张)有命(命运)者以杂(夹杂)于民间者众。执有命者之言(言论)曰:“命富则富,命贫则贫;

命众则众，命寡则寡，命治则治，命乱则乱；命寿(长寿)则寿，命夭(早死)则夭。虽强劲(有力)，何益(有什么用处)哉！”上以说(说 shuì，劝说)王公大人，下以阻(阻止)百姓之从事(做工作)。故执有命者不仁。故当(面对)执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明辨(辨析明白)。

然则(那末)明辨此之说将奈何(怎么样)哉？子墨子言曰：必立(树立)仪(标准)。言而毋(无 wú，没有)仪，譬(譬如)犹(象)运(运转)钧(制陶器所用的转轮)之上而立朝夕(东方和西方)者也，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。故言必有三表(标准)。何谓三表？子墨子言曰：有本(本原)之者，有原(过程)之者，有用(实用)之者。于何本之？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。于何原之？下原察(考察)百姓耳目(耳闻目见)之实(实际)。于何用之？发(实施)以为刑政，观其中(众 zhòng，符合)国家百姓人民之利。此所谓言有三表也。

然(但是)而今(如今)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，益(禾 hé，何不)尝(曾经)上观于圣王之事？古者桀(杰 jié，夏代暴君)之所乱，汤(商汤，商王朝的建立者)受而治之；纣(宙 zhòu，商代暴君)之所乱，武王(周武王，西周王朝的建立者)受而治之。此世未易(更改)，民未渝(改变)，在于桀、纣则天下乱；

在于汤、武则天下治，岂可谓有命哉！

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，或以命为有，盍尝上观于先王之书？先王之书，所以出（产生于）国家，布施（公布施行）百姓者，宪（法）也。先王之宪，亦尝有曰“福不可请（求得）而祸不可违（当读为“违”，同声假借字，避免），敬（善良）无益，暴（凶残）无伤（害处）”者乎？所以听狱（审判诉讼案件）制（定）罪者，刑（刑律）也。先王之刑，亦尝有曰“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违，敬无益，暴无伤”者乎？所以整（整治）设师旅（军队），进退师徒（兵士）者，誓（军令）也。先王之誓，亦尝有曰“福不可请，祸不可违，敬无益，暴无伤”者乎？是故子墨子言曰：吾尚未尽数（计算）天下之良书，不可尽计数，大方（大概）论数而三者（指上文说的宪、刑、誓三科）是也。今唯毋（只要）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（一定）得，不亦可措（舍弃）乎！今用执有命者之言，是覆（反）天下之义。覆天下之义者，是立命者也，百姓之谄（借为“悴”，困苦）也。说（通“悦”）百姓之谄者，是灭天下之人也。

然则所为欲义人（守正义的人）在上者何也？曰：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（正统的继承人），万民被（受到）其大利。何以知之？子墨子曰：古者汤封于亳（博 bó，商汤时都

城，今河南省商丘县），绝长继短（长短不同的土地汇总计算），方地百里，与其百姓兼相爱（彼此相爱），交相利（大家互利），侈（有余）则分，率（带领）其百姓，以上尊天事鬼，是以天鬼富之（使他富），诸侯与（协助）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（有才能的人）归之，未殁（同“没”，终结）其世而王（旺 wàng，统治）天下，政（同“正”）诸侯（为诸侯的首领）。昔者文王（周文王）封于岐（齐 qí）周（今陕西省岐山县）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，与其百姓兼相爱，交相利，侈则分，是以（所以）近者安其政（统治），远者归其德（德化）。闻文王者皆起而趋（急走）之，罢（同“疲”，体弱）不肖（没有能力）股（腿）肱（工 gōng，手臂）不利（不便）者处（居住）而顾（看望）之，曰：“奈何（怎么）乎使文王之地及（达到）我，则吾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！”是以天鬼富之，诸侯与之，百姓亲之，贤士归之，未殁其世而王天下，政诸侯。乡（同“向”）者言曰：“义人在上，天下必治，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，万民被其大利。”吾用（以）此知之。

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，设（立）以为赏罚，以劝（鼓励）贤沮（同“阻”）暴（坏人）。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（指父母），出则弟（tì，同“悌”，尊敬兄长）长于乡里，坐处有度（规矩），出入有节（礼节），男女有辨（区别）；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，守城则不崩。

(同“背”，背叛)叛，君(国君)有难则死，出亡(逃亡)则送。此上之所赏(赞赏)而百姓之所誉(称誉)也。执有命者之言曰：“上之所赏，命固(本来)且(将要)赏，非贤故赏也。”是故入则不孝慈于亲戚，出则不弟长于乡里，坐处不度，出入无节，男女无辨。是故治官府则盗窃，守城则崩叛，君有难则不死，出亡则不送，此上之所罚(惩戒)，百姓之所非毁(责备)也。执有命者言曰：“上之所罚，命固且罚，不(不是)暴故罚也。”以此为君则不义(正义)，为臣则不忠，为父则不慈，为子则不孝，为兄则不良，为弟则不弟。而强(有力地)执此者，此特(简直)凶言(坏话)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。

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？昔上世之穷民(不开化的人)，贪于饮食，惰于从事，是以衣食之财(财产)不足，而饥寒冻馁(něi, 饥饿)之忧至。不知曰“我罢不肖，从事不疾(有力)”，必曰：“我命固且贫”。昔上世暴王，不忍(克制)其耳目之淫(欲望)，心志之辟(同“僻”，邪僻)，不顺其亲戚(指父母)，遂(就)以(因此)亡失国家，倾覆社稷(社，古代帝王、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，旧时用作国家的代称)。不知曰：“我罢不肖，为政不善”，必曰：“吾命固失之”。于《仲虺(毁 huì)之告》(《书经》篇

【译文】

墨子说：古代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，都希望国家富足，人民众多，政局安定。可是他们得到的，不是富足而是贫困，不是众多而是稀少，不是安定而是紊乱。那就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所要求的，而是得到了他们所不乐意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墨子说：这是因为主张有命运的人混杂在民间的太多了。主张有命运的人，他们说：“命里注定富足就富足，命里注定贫困就贫困；命里注定人多就人多，命里注定人少就人少；命里注定安定就安定，命里注定紊乱就紊乱；命里注定长寿就长寿，命里注定短命就短命。无论使出多大的力气，又有什么用呢！”他们用这一套上面去说服王公大人，下面去阻止百姓好好干活。所以，主张有命运的人是不仁的。对于这些主张有命运的人的言论，不可不辨个明白。

那末，怎样把这种言论辨个明白呢？墨子说：立论必先要有标准。立论如果没有标准，就好比在旋转的陶器转盘上去分清东方西方一样，是非、利害是怎么也分辨不清楚的。因此，立论一定要有三项标准。哪三项标准呢？墨子说：推究来历，查清过程，考验实践。从哪儿去推究来历？上要推究古代圣王的往事。从哪儿去查清过程呢？下要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。从哪儿去考验实践呢？在政治上实行起来，观察它是不是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。这就是立论的三项标准。

但是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其中认为有命运的人，何不去向上古看一看圣王的往事呢？古时候夏桀搞乱了天下，商汤接了过来把它治理好了；商纣搞乱了天下，周武王接了过来把它治理好了。这期间社会没有改变，百姓没有变换，在夏桀、商纣的统治下天下大乱，在商汤、周武王统治下却天下安定，这难道说是有命运吗！

如今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其中认为有命运的人，何不去看一看古代圣王的书籍？古代圣王的书籍，是由国家定出来，颁布施行到百姓中去的，是一种法制。古代圣王的法制中，曾经说过“幸福不能求得，灾祸不能避免，善良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害处”的话吗？古代圣王用来审判诉讼制裁罪行的，是国家的刑律。古代圣王的刑律，曾经说过“幸福不能求得，灾祸不能避免，善良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害处”的话吗？古代圣王用来整治军队、命令军队进退的，是君王的军令。古代圣王的军令，曾经说过“幸福不能求得，灾祸不能避免，善良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害处”的话吗？所以墨子说：我还没有完全计算过天下有益的书籍，即使计算也是计算不完的，大体上计算一下，就是这三大类了。现在只要看那些主张有命运的人的言论，都是古圣王书籍中找不到的，这不就可以丢弃它了吗？现在主张有命运的人的言论，那是违反了天下的正道的。违反天下正道的人，就是赞成有命运的人，使百姓困苦的人。以百姓的困苦为

高兴的，就是害尽天下的人啊。

那末，人们为什么要遵守正道的人在上面呢？我们说：遵守正道的人在上面，天下一一定安定，上帝、山川、鬼神就有了正统的继承人，全体百姓都会受到极大的利益。怎么知道呢？墨子说：古时候商汤封在亳邑，全国土地长长短短扯均匀，只是百里见方。商汤和他的百姓彼此相爱，互相使对方有利，把多余的财富分给别人，率领了百姓尊敬上帝、侍奉鬼神，因此上帝和鬼神使他富裕，诸侯都和他协作，百姓都亲近他，有才能的人归附他，没有终结他的一代就统治了天下，做了诸侯的首领。古时候周文王封在岐周，全国土地长长短短扯均匀，只是百里见方。周文王和他的百姓彼此相爱，互相使对方有利，把多余的财富分给别人，所以近处的人乐意于受他的统治，远地的人为了他的德化而来归附他。凡是听到文王名字的人都赶到他那里去。体弱乏力、手脚不健的人，守在住处盼望他，说：“怎么能够使文王的领土扩展到我们这里来，那末我们岂不是也成了文王的百姓了吗？”所以上帝、鬼神使他富裕，诸侯和他协作，百姓亲近他，有才能的人归附他，没有终结他一代就统治了天下，做了诸侯的首领。刚才我们说：“遵守正道的人在上面，天下一一定安定，上帝、山川、鬼神就有了正统的继承人，全体百姓都会受到极大的利益。”我们就是从这里推论出来的。

所以，古代圣王制定法律，颁布政令，设立赏罚，

是用来鼓励好人，制伏坏人。因此，百姓在家里孝顺父母，出门就尊敬师长，一举一动有规矩，出出进进有礼节，男男女女不混杂。因此，派去做官，不敢偷盗公物；派去守城，不会叛国投敌；国君遇难，就战斗而死；国君逃亡，就跟随护送。这是君王所赞赏的，也是百姓所称颂的。主张有命运的人说：“君王要赞赏，是自己命里注定要得到赞赏，并不是有才干而得到赞赏的。”所以，他们在家里不孝顺父母，出门去不尊敬师长，举动没有规矩，进出没有礼节，男女混杂。因此，派他们做官，就偷盗公物；派他们守城，就叛国投敌；国君遇难，不肯战死；国君逃亡，不肯护送。成为君主要严惩的，也是百姓所责备的人。主张有命运的人说：“君王要严惩，是自己命里注定要被严惩，并不是因为他凶暴所以被严惩。”有了这种看法，那末做君王的就不守正道，做臣子的就不忠于君王，做父亲的不爱护子女，做儿子的不孝顺父母，做哥哥的不关心弟弟，做弟弟的不尊敬兄长。坚决主张这个有命运论者，简直是一切坏言论和坏行为的总根子。

那么，怎么知道有命运论者是坏行为的总根子呢？上古时候不开化的那种人，吃起来贪心不足，干活起来只是偷懒，所以他们吃穿用的东西欠缺，要担心自己挨饿受冷。他们不懂得是“我这个人太懒惰不中用，干活不卖力气”，而认为“我的命运本来是这样穷困贫乏的呀！”上古时候那些暴虐的君王，不去

克制他声色狗马的欲望、心里的邪恶念头，不孝顺他的父母，因此就国破家亡。他不懂得是“我这个人太懒散不中用，政务处理得不好”，而认为“我的命运本来是要亡国的呀！”在《书经·仲虺之诰》中说：“我听说夏朝人假托天命，发布命令于天下，上帝清算他们的罪行，因而丧失了他们的军队。”这些，就是商汤对于夏桀认为有命运的讲法的否定。在《书经·太誓》中说：“商纣在平时不肯事奉上帝和鬼神，丢开他的祖先神祇不祭祀，倒说是‘我有好命运，不必尽力做事。’上帝也就放弃了商纣，不去保佑他了。”这些，都是周武王对于商纣王认为有命运的讲法的否定。

现在由于主张有命运的人的言论，弄得君王不治理国家，臣民不好好做事。君王不治理国家造成政局紊乱，臣民不好好做事造成财物贫乏，上对鬼神上帝没有甜酒米饭去祭祀，下对天下有才能的士人不能收容安抚，外对诸侯的宾客没有办法去招待，内对贫民百姓没有食粮和寒衣，无法去养活老弱病残。所以定命论上不利于天，中不利于鬼，下不利于人。坚决主张定命论，简直是一切坏言论和坏行为的总根子。

因此，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如果真心实意要天下富裕而厌恶穷苦，要天下大治而厌恶紊乱，对主张有命运的那种言论，一定要坚决反对，因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啊！”

小 取

【说明】

这篇，是《墨子》中后期墨家的著作之一。墨子以后，墨家分成了许多流派，他们各发展了墨子的学说，尤其重视了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的知识，研究了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，有许多珍贵的发明与发现，作出了不少重大的贡献。

《小取》，是专门讨论论辩的目的与方法的。通过百家争鸣长期以来的实践，后期墨家总结了论辩的经验，把它归结出一套规律来，就可以通过争论的正确运用，探求真理，反对诡辩。墨家对于逻辑学的初步认识，是当时很重要的研究成果，在中国逻辑史上有创导地位，对此后的论证方法有很大启示，关系非常重大。

文章论述了论辩的目的以后，又列举了几种推理和判断的方法，主要的，是把事物的“类”看作推理的基础，并且指出推理中的一些错误问题。后半部分举出了许多例证来说明，很生动而有意义。由于当时逻辑推理的方法还不完善，文中有些地方，也有错误的论断，例如说“杀盗，非杀人”。

【原文】

夫(扶 fú, 发语词)辩者, 将以明(分清)是非之分(区分), 审(查究)治(正常)乱(紊乱)之纪(规律), 明同异之处(处所), 察名实之理, 处(决断)利害, 决嫌疑。焉(乃, 因此)摹略(探讨)万物之然(样子), 论求群言之比(类别); 以名举(表示)实, 以辞(命题)抒(表达)意(判断), 以说(理论)出(指出)故(原故)。以类(类别)取(选取), 以类予(判断)。有诸(之于)己, 不非(反对)诸人; 无诸己, 不求诸人。

或(通“域”, 局部)也者, 不尽(全部)也。假(假设)者, 今不然(这样)也。效(榜样)也者, 为之法(标准)也。所效者, 所以为之法也, 故中(众 zhòng, 符合)效则是也, 不中效则非也, 此效也。辟(同“譬”, 比喻)也者, 举他物而以明之也。侔(谋 móu, 相等)也者, 比辞而俱(都)行(通)也。援(引用)也者, 曰: “子(你, 指对方)然(如此), 我奚(怎么)独(就)不可以然也”。推(类推)也者, 以其“所不取之”同于“其所取者”予(决定)之也。“是犹谓(这就等于说)”也者, 同也; “吾岂谓(我岂是那末说)”也者, 异也。

夫物有以同而不率(全部)遂(就)同。辞之侔也, 有所止(限度)而正。其然也, 有所以然(成为这样的原因)也; 其然也同, 其所以然不必同。

其取(采取)之也,有所以取之(采取它的原因);其取之也同,其所以取之不必同。是故(所以)辟、侔、援、推之辞,行(实行)而异(差异),转(转证)而危(同“诡”,失去原意),远(离题远)而失(错误),流(流失)而离本(本题),则不可不审(考察)也,不可常用也。故言(言辞)多方(许多方面),殊(不同)类,异故,则不可偏观(片面观察)也。

夫物或乃是(肯定)而然(肯定),或是而不然(否定),或不是(否定)而然,或一周(周遍、普遍)而一不周,或一是而一非也。

白马,马也;乘白马,乘马也。骊(离,纯黑色的马)马,马也;乘骊马,乘马也。获(女奴婢),人也;爱获,爱人也;臧(脏 zāng,男奴仆),人也;爱臧,爱人也。此乃是而然者也。

获之亲(亲人),人也;获事(侍奉)其亲,非事人也。其弟,美人也;爱弟,非爱美人也。车,木也;乘车,非乘木也。船,木也;入船,非入木也。盗,人也;多盗,非多人也;无盗,非无人也。奚(习 xī)以(用什么)明之?恶(误 wù,憎恨)多盗,非恶多人也;欲无盗,非欲无人也。世相与(一起)共是(正确)之。若(如果)若(这个)是,则“虽盗,人也;爱盗,非爱人也;不爱盗,非不爱人也;杀盗,非杀人也”;无难(不难成立)矣。此

与彼同类；世有彼而不自非（错误）也。墨者有此而非之，无他故（原因）焉，所谓“内（内心）胶（固执）外闭（闭塞）”与“心毋（无 wú，不）空（同“孔”，通）乎（于）内，胶而不解（固执不化）”也。此乃是而不然者也。

且（将要）读书，非读书也；好（号 hào，爱好）读书，好书也。且斗鸡，非斗鸡也；好斗鸡，好鸡也。且入井，非入井也；止（阻止）且入井，止入井也。且出门，非出门也，止且出门，止出门也。若若是，“且夭（短寿而死），非夭也，寿（长寿）且夭，夭也。有命（命运），非命也；非（反对）执（主张）有命，非命也”；无难矣。此与彼同类；世有彼而不自非也。墨者有此而非之，无他故焉，所谓“内胶外闭”与“心毋空乎内，胶而不解”也。此乃不是而然者也。

爱人，待（要）周（周遍）爱人而后为爱人。不爱人，不待周不爱人。不周爱，因（就此）为（是）不爱人矣。乘马，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；有乘于马，因为乘马矣。逮（带 dài）至（等到）不乘马，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。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。

居（居住）于国，则为居国；有一宅（住宅）于国，而不为有国。桃之实（果实），桃也；棘（吉 jī，

酸枣树)之实，非棘也。问人之病，问人也；恶(误，讨厌)人之病，非恶人也。人之鬼，非人也；兄之鬼，兄也。祭人之鬼，非祭人也；祭兄之鬼，乃祭兄也。之(这个)马之目眇(眇 miǎo，一只眼睛)，则谓之马眇；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。之牛之毛黄，则谓之牛黄；之牛之毛众(多)而不谓之牛众。一马，马也；二马，马也。马四足者，一马而四足也，非两马而四足也。马或(有的)白者，二马而或白也，非一马而或白。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。

【译文】

论辩的目的，是要分析正确和错误的区别，查究正常和紊乱的规律，判断相同和不同的所在，考察名称和实际的原理，决断利害，判明疑似。为此，必须探讨万物的本相，推求各种说法的类别，用名称说明实际，用命题表达判断，用理论指明根源。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选取已知的部分，再从事物的同一类型中推断出未知的部分。自己有这种主张，就不反对别人也这样主张；自己没有这种主张，就不要求别人有这样的主张。

论辩的方法，有下面几种：局部，就是并非全部。假设，就是目前还不是这个样子。榜样，是树立起来作个标准。把这个榜样作为是非的标准，符合

这个榜样的就正确，不符合这个榜样的就错误，这叫做榜样。比喻，是举出别的相象的东西来说明一种事物。相等，是两种相同的命题可以相互讲得通。引用，是说：“你可以这样说，我怎么就不可以这样说”。类推，是在同一类型的事物中，还没有判断出的部分相同于已经判断出的部分，可以把它判断下来。“这就等于说”，表示相同意义的命题可以类推；“我岂是那么说”，是表示不同意义的命题不可以类推。

各种事物，有相同的方面，但不是完全相同的。引用别人的言论，在一定的限度里才是正确的。事物成为这样，有它所以成为这样的原因；两种事物表现的样子相同，但是它们所以成为这样子的原因未必相同。采取事物作论据，有所以采取它们的理由；采取的论据相同，但是它们被采取的理由未必相同。所以，比喻、相等、引用、类推这些方法，实行起来会出现差异，转证以后会失去原意，离题远了会出现错误，流失原意会脱离根本，那是不能不慎重使用的，不可以经常使用的。所以，语言常常有多方面的意义，有许多不同的类型，不同的依据，不可以片面地推断的。

由推论面判断，有的前提肯定，结论也肯定；有的前提肯定，结论却是否定；有的前提否定，结论却是肯定；有的在一方面有普遍性，在另一方面却没有普遍性；有的在一方面正确，在另一方面却错误。

白马是马，骑白马就可以说是骑马。黑马是马，

骑黑马也是骑马。女婢是人，爱女婢就是爱人。男仆是人，爱男仆也是爱人。这些，就是前提是肯定的，结论也是肯定的例子。

女婢的父母是人，女婢孝顺她的父母不能说是孝顺人。女婢的弟弟是美貌的人，女婢爱她的弟弟不能说是爱美貌的人。车子是木头做的，坐车子不能说是坐木头。船是木头做的，坐进船里面不能说是坐进木头里面。强盗是人，强盗多不能说是人多；没有强盗不能说是没有人。怎么说明这一点呢？恨强盗多，并不是恨人多；希望没有强盗，不是希望没有人。这些推断一般都承认是正确的，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，那么，“虽然强盗是人，爱强盗不能说是爱人，不爱强盗不是不爱人，杀死强盗也不能说是杀人”；这段话就不难成立了。这和前者是同一类型的命题，一般人都承认前者没有错误，但对于墨家所主张的这一点却说是错误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们“内心固执，拒绝别人的意见”，和“心里一窍不通，固执不化”啊。这些，是前提是肯定的，结论却是否定的例子。

将要读书，不能说是读书；爱好读书，就是爱好书。将要斗鸡，不能说是斗鸡；爱好斗鸡，就是爱好鸡。将要跳井，不能说是跳井；阻止别人将要跳井，就是阻止跳井。将要出门，不能说是出门；阻止别人将要出门，就是阻止出门。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，那么，“将要夭折，不能说是夭折；讲长寿讲夭折，这天

折就解释为夭折了。主张有命运，不就是有命运；反对有命运就是没有命运”；这段话就不难成立了。这和前者是同一类型的命题，一般人都承认前者没有错误，但对于墨家所主张的这一点却说是错误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他们“内心固执，拒绝别人的意见”，和“心里一窍不通，固执不化”啊。这些，是前提是否定的，结论却是肯定的例子。

说爱人，必须要普遍地爱所有的人才算是爱人；说不爱人，却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不爱，才算是没有人。不普遍地爱所有的人，当然也是不爱人了。骑马，不一定要普遍地骑所有的马才叫做骑马；骑上一匹马，就是骑马了。至于说不骑马，必须要普遍地不骑所有的马才叫做不骑马。这些，是一方面带有普遍性，一方面不包括普遍性的例子。

住在某一国里，就叫做住在某一国；有一所住宅在某一国里，却不能说有了某一国。桃树的果子，叫做桃；棘树的果子，却不叫棘。问候人家的病，叫做问候人；讨厌人家的病，却不叫讨厌人。人的鬼，不是人；哥哥的鬼，却可以叫做哥哥。祭人的鬼，不是祭人；祭哥哥的鬼，却就是祭哥哥。这四马眼睛瞎，叫做这四马瞎；那匹马眼睛大，却不能说马大。这头牛的毛是黄色的，可以说牛黄；那头牛的毛多，却不能说牛多。一匹马，是马；两匹马，是马。说马有四条腿，是说一匹马有四条腿，并不是说两匹马有四条腿。说马有白的，是说两匹马中有一匹是白的，不是

说一匹马有白的。这些，是在一方面对，在另一方面错的例子。

鲁 问

【说明】

《鲁问》是墨子的弟子记载的墨子的言行录中的一篇，因为其中第一段鲁君（鲁穆公）向墨子提问题而得名。

这里节选其中的三个小故事。这些故事都说明了墨家的政治主张。如第一则，说明“非攻”的主张；第二则，说明“尚贤”、“尚同”；第三则，说明墨家重视实用的作风。它们各用不多的笔墨，通过人物对话，阐明了各自的中心意思。也许不尽是事实，是寓言，但都生动有趣。

【原文】

（一）

子墨子（墨子弟子对墨子的尊称）见齐大王（“大”读若“太”，齐太公田和）曰：“今有刀于此，试之人头，卒（cù，同“猝”）然（突然）断之，可谓利（锋利）乎？”大王曰：“利。”子墨子曰：“多试之人头，卒然断之，可谓利乎？”大王曰：“利。”子墨子

曰：“刀则利矣，孰(谁)将受其不祥(不善、损害)？”
大王曰：“刀受其利，试者(被试的人)受其不祥。”
子墨子曰：“并(并吞)国，覆(覆灭)军，贼杀(残杀)
百姓，孰将受其不祥？”大王俯(低头)仰(抬起头)
而思之，曰：“我受其不祥。”

(二)

鲁阳文君(楚平王的孙子，封在鲁阳)谓子墨子曰：“有语我(对我讲)以忠臣者，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处(居住)则静，呼则应(答应)，可谓忠臣乎？”

子墨子曰：“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景(同“影”，影子)也；处则静，呼则应，是似响(回声)也。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？”

“若(如果)以翟(敌dí，墨子自称)之所谓忠臣者，上(指国君)有过(过失)，则微(等有机会)之以谏(见jiàn，直言规劝，使改正错误)；已有善(好计谋)，则访(商议)之上，而无敢(不敢)以告外(告诉别人)；匡(纠正)其邪(不正)而入(采纳)其善；尚同(取法于上)而无(不)下比(比下)；是以(所以)美善(好名声)在上而怨仇(埋怨不满)在下，安乐在上而忧戚(苦恼)在臣。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。”

(三)

公输(姓)子(即鲁国巧匠公输盘，又称鲁般、鲁班)

削竹木以为(制造)鹊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(降落)，公输子自以为至(非常)巧。

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“子之为鹊也，不如翟之为车辖(古代车上插车轴的长方形零件)，须臾(于 yú, 不多久)斫(酌 zhuó, 刀削)三寸之木而任(负重)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巧：利于人，谓之巧；不利于人，谓之拙(拙 zhuō, 不巧)。”

【译文】

(一)

墨子拜见齐太公，问他说：“现在这里有把刀，用人头来试试，喀嚓一下把头砍了下来，您说这刀锋利不？”太公说：“锋利的。”墨子说：“这把刀用许多人头来试试，都喀嚓喀嚓把头砍了下来，您说这刀锋利不？”太公说：“锋利的。”墨子说：“刀是锋利的了，那末倒霉的是谁呢？”太公说：“刀试出了是锋利的，那些被试的人倒霉了。”墨子说：“国家被侵吞，军队被覆灭，百姓被残杀，倒霉的是谁呢？”太公把头低下了又抬起来，想了一阵，回答说：“倒霉的是我。”

(二)

鲁阳文君对墨子说：“人家对我讲到忠臣，那种人叫他低头就低头，叫他抬头就抬头，坐在边上不声不响，一叫唤他马上答应，这可说是忠臣了吗？”

墨子说：“叫他低头就低头，叫他抬头就抬头，

这象是个人的影子；坐在边上不声不响，一叫唤他马上答应，这象是个应声虫。您要影子和应声虫干什么？

“我认为是忠臣的，他应该是：君王有错误，等有机会就劝谏；自己有好主意，就建议给君王，却不敢对外人去说；纠正君王的缺点，鼓励君王的好行为；让君王取法古代圣王，而不去学习声名不好的君王。这样，君王获得的是好名声，臣下受到的是百姓的埋怨；君王安乐过日子，臣下整天忧虑。这是我所认为的忠臣！”

(三)

公输子削了竹竿木头做成了只喜鹊，一下子飞上天，三天不掉下来。公输子自以为巧妙万分。

墨子对公输子说：“您制造的会飞的木喜鹊，不如我制造的车子上的木骨朵。我不要多久砍砍削削，把三寸长的木块做成个车骨朵，装上车子可以载重五十石。所以什么叫做巧？造出有利于人的东西，叫做巧；造出对人没啥用处的东西，叫做不巧。”

公 输

【说明】

本文记录了墨子为了防止大国楚国进攻小国宋国，以实际行动贯彻了他的“非攻”主张的经过。

公输盘替人家造杀人的武器。墨子首先请他去杀一个人，并答应他重大的酬报。当公输盘不肯答应时，墨子就说明公输盘对事物认识上的矛盾：“义不杀少而杀众，不可谓知类。”使公输盘不得不信服。最后，墨子又对楚王说出他要止楚攻宋，不是光凭空口说白话，而且已经有了完善的防御，到底使楚王不得不放弃进攻。它又说明墨子在主张“非攻”的同时，还研究了抗御敌人的战术——既反对攻，又讲究守。这篇记叙文为“非攻”的理论又作了补充说明。

【原文】

公输（姓）盘（bān，鲁国巧匠，又称鲁般、鲁班）为楚造云梯（攻城的器械，极言其高，故称“云梯”）之械，成，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，起于鲁，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（影 yǐng，楚国国都，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纪南城），见公输盘。

公输盘曰：“夫子（古代对男子的敬称，如称“先生”）何命（见教）焉（语助词）为？”子墨子曰：“北方有侮臣（墨子自称）者，愿藉（借助）子（您）杀之。”公输盘不说（同“悦”）。子墨子曰：“请献千金。”公输盘曰：“吾义（按道理）固（本来）不杀人。”

子墨子起，再拜，曰：“请说之。吾从北方，闻子为梯，将以攻宋。宋何罪之有（有什么罪）？荆国（就是楚国）有馀于地而不足于民。杀所不

足(指人民)而争有馀(指土地),不可谓智。宋无罪而攻之,不可谓仁。知而不诤(zhèng,直言规谏,叫人改过),不可谓忠;诤而不得,不可谓强(刚强)。义不杀少(指上文,不肯替墨子去杀死一个人)而杀众(许多人),不可谓知类(同类型的道理)。”

公输盘服(同意这个说法)。子墨子曰:“然(既然这样),胡(何)不已(停止)乎?”公输盘曰:“不可。吾既已(已经)言之(于)王(指楚惠王)矣。”子墨子曰:“胡不现(引见、介绍)我于王?”公输盘曰:“诺(答应)的声音。”

子墨子见(朝见)王。曰:“今有人于此,舍(放弃)其文轩(宣xuān,有彩饰的车子),邻有敝舆(鱼yú,破车子)而欲窃之;舍其锦绣,邻有短褐(树河shùhé,粗布短袄)而欲窃之;舍其粱(精良的小米)肉,邻有糠糟(遭zāo,糠皮麦渣)而欲窃之。此为何若(什么样子)人?”王曰:“必为有窃疾矣。”子墨子曰:“荆之地,方五千里,宋之地,方五百里,此犹(好比)文轩之与(比)敝舆也;荆有云梦(楚国的大片湖沼),犀(希xī,犀牛)兕(四sì,类似犀牛的野牛,一角,青色)麋(迷mí,大鹿)鹿满之,江(长江)汉(汉水)之鱼鳖(biē,甲鱼)鼃(元yuán,大龟)鼉(陀tuó,一种鳄鱼)为天下富,宋,所谓无雉(野鸡)兔鲋(斧fù)鱼(鲫鱼)者也,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;荆有长松文

梓(子 zǐ, 梓树) 榘(駢 piān, 黄榘木) 楠(吳 nán, 楠木) 豫章(樟树), 宋无长木(高大的树木), 此犹锦绣之与赆褐也。臣以王之攻宋也, 为与此同类。臣见(预见)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(攻获)。”王曰: “善哉! 虽然, 公输盘为我为云梯, 必取宋。”

于是见(召见)公输盘。子墨子解带为城, 以牒(蝶 dié, 小木札)为械, 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, 子墨子九拒之; 公输盘之攻械尽, 子墨子之守御有余。公输盘屈, 而曰: “吾知所以拒子矣, 吾不言。”子墨子亦曰: “吾知子之所以拒我, 吾不言。”

楚王问其故。子墨子曰: “公输子之意, 不过欲杀臣; 杀臣, 宋莫能守, 乃可攻也。然臣之弟子禽滑(古 gǔ)釐等三百人, 已持臣守御之器, 在宋城上, 而待楚寇(侵略)矣。虽杀臣, 不能绝(彻底消除)也。”楚王曰: “善哉! 吾请无(不要)攻宋矣。”

子墨子归, 过宋, 天雨, 庇(币 bì, 遮蔽)其闾(闾 lǘ, 里门)中, 守闾者不纳(放进去)也。故曰: “治于神者, 众人不知其功; 争于明者, 众人知之。”

【译文】

公输盘替楚国制造云梯这种攻城的器械, 成功

了,打算用它去进攻宋国。墨子得知这个消息,从鲁国出发,十天十夜赶到楚国的国都郢,见到了公输盘。

公输盘问墨子:“先生有什么见教?”墨子说:“北方有人侮辱了我,想请您帮个忙去杀死他。”公输盘不乐意了。墨子又说:“我愿意送您一千两黄金。”公输盘说:“我是讲理的,决不杀人!”

墨子直起身子,向公输盘拜了两拜,说:“让我说几句吧。我在北方听说您造了云梯,打算用它去进攻宋国。宋国有什么过错?楚国多余的是土地、缺少的是百姓。牺牲已经缺少的去争夺本来有余的,不算明智;去进攻没有什么过错的宋国,不能说是仁爱;您明知这样做不对却不向楚王据理力争,不能算尽忠;假如向楚王劝说过却不能达到目的,就不能说是刚强。您说您讲理,不肯杀害一个人,却要去屠杀大批的人,不能算是懂得同类型的道理。”

公输盘被说服了。墨子又说:“那么,为什么不住手呢?”公输盘说:“不成。我已经对国王讲定了。”墨子说:“为什么不介绍我去见见国王?”公输盘说:“行。”

墨子见了楚王就说:“如今有这么一个人,丢掉了自己的花车,想去偷邻家的破车子;撇下锦绣衣服,想去偷邻家的粗布短袄;抛弃白米肥肉,想去偷邻家的糠皮麦渣。这是个怎样的人呢?”楚王说:“一定是犯了偷偷摸摸的毛病。”墨子说:“楚国的土地方圆五千里,宋国土地五百里,对比起来就象花车和破车子;楚国有云梦泽,那里有的是犀牛、麋鹿,长江、

汶水中的龟鳖鱼类又是天下最丰富的，按说宋国连野鸡、兔子、鲫鱼也找不出来，对比起来又象白米肥肉和糠皮麦渣；楚国有松树、梓树、楠木、樟木，宋国连高大点的树木也没有，对比起来正象锦绣衣服和粗布短袄。我认为大王的进攻宋国，和那个人的做法属于相同的类型。可以预言大王如果发动战争只不过伤天害理而又一无所得。”楚王说：“有道理！不过，公输盘已经替我造成了云梯，一定能攻下宋国。”

楚王把公输盘找来。墨子解下腰带围起来算是城墙，用些木片作为器械，公输盘用尽了各种机巧变化的方法进攻，都被墨子一一打退；公输盘攻城的器械用完了，墨子防守的方法还有的是。公输盘输了，却说：“我有对付您的法子，但是我不说。”墨子也说：“我知道您对付我的法子，我也不说。”

楚王问是怎么回事。墨子说：“公输盘的意思，不过想杀掉我，以为杀了我，宋国就守不住，就可以进攻了。其实我的学生禽滑釐等三百个人，已经拿了我的防守器械，守御在宋国的城头上，等待着前去侵犯的楚军了。就是杀死了我，也不能消除抵抗的！”楚王说：“真了不起！那我就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。”

墨子回去，路过宋国，下雨了，墨子要到里门下去躲雨，守里门的人不放他进去。所以说：“无形中建立神奇功绩的人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功劳；表面上做了一些事情、斤斤计较声名的人，大家反倒知道他是谁。”

孙臆兵法

孙臆，战国时代军事家，齐国阿（今山东省阳谷县东）、鄆（今河南省范县西南）间人，孙武的子孙。他的生卒年代不详，约和商鞅、孟轲同时期。他曾和庞涓一起学兵法，庞涓到魏惠王处任将军以后，妒忌孙臆的才能，召孙臆至魏，借故处以臆刑（去膝盖骨），并且软禁他。以后，他在齐国使者帮助下，秘密回到齐国，通过齐将田忌的推荐，由齐威王任他为军师。孙臆任军师期间，辅助田忌打了几次胜仗，最著名的如公元前三五三年的齐、魏桂陵（今河南省长垣县西）之战，公元前三四二年的齐、魏马陵（今河北省大名县东南）之战。桂陵之战是为了解救被围的赵都邯郸，孙臆乘魏国内部空虚的机会，急速进军魏都大梁（今河南省开封市），引诱魏将庞涓率军回来应战，结果大破魏军，活捉庞涓（活捉庞涓是根据《孙臆兵法》记载，《史记》中记的是庞涓在马陵之战中被杀或自杀）。这就是著名的“围魏救赵”之战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有《齐孙子》即《孙臆兵法》八十九篇，但到《隋书》就没有记载了。这本书失传了一千余年。一九七二年四月，从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一座西汉墓葬的出土竹简中，发现了这本《孙

臧兵法》的残简，现在已经整理出版，共三十篇，一万一千余字。

《孙臧兵法》和《孙子兵法》一样，是我国历史上很有价值的军事著作。由已经整理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，它继承和发展了前期兵家的军事思想，总结和吸收了战国前期、中期丰富的战争实践的经验。孙臧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，主张“战胜而强立”、“举兵绳（纠正）之”。另外，他主张对战争持慎重态度，说“乐兵（喜欢挑起战争）者亡，而利胜（贪图胜利）者辱”，要“慎战”。他强调战争是有规律的，不论是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，都应该理解它、掌握运用它。他认为“寡可胜众，弱可胜强”，他主张采取以进攻为主的战略（“必攻不守”），他认为要利用和创造有利于己、不利于敌的形势（“势”），而在战争的进程中，形势是不断在变化的，要时时分析敌情、地形等条件的变化，根据这些变化，采取不同的战法。由此可知，孙臧的军事理论，是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指导的，这是它极宝贵的地方。

由于残简中有些地方缺漏字句多，所以这里所选的《威王问》和《奇正》都是节录的。

威 王 问

【说明】

这篇文章记述了孙臧与齐威王、田忌的问答，论述了在各种情况下怎样用兵的问题。

按照孙臧的军事思想，在敌我兵力对比不同的情况下，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。如两方兵力相当，我方要先进行试探性攻击，然后攻敌侧翼；敌强我弱，就要避免与敌方主力交锋等等。最后阐述了孙臧主张的战略原则是“必攻不守”，即主张积极进攻，反对消极防守。这个原则在本书的其他各篇中也反复论述。

文末说，本篇中威王提了九个问题，田忌问了七一个问题。通过竹简的整理，数目是符合的。但因中间有字句脱漏，所以这里节选了一部分。

【原文】

齐威王（战国时齐国君，田氏，名因齐，公元前356—前320年在位）问用兵孙子（孙臧），曰：“两军相当（力量差不多），两将相望（对峙），皆坚而固，莫敢（不敢）先举（先行动），为之奈何？”孙子答曰：“以轻卒（少数兵士）尝（试探）之，贱（地位低）而勇者将（率

领)之,期(预期)于北(打败仗),毋(无 wú,不要)期于得(得胜)。为之微(隐蔽)阵以触(接触)其(代敌人)侧。是谓大得。”

威王曰：“用众(兵多)用寡(兵少)有道(规律)乎？”孙子曰：“有。”威王曰：“我强敌弱，我众敌寡，用之奈何？”孙子再拜曰：“明主(英明的君王)之问。夫(扶也，发语词)众且强，犹(还)问用之，则安(安定)国之道也。命(同“名”)之曰赞(引导，这里指引诱敌人)师(军队)。毁(拆开)卒(古代以兵士一百人为一卒)乱(搞乱)行(抗 háng, 行列)，以顺其(代敌人)志，则必战矣。”……

威王曰：“击均(势均力敌的敌人)奈何？”孙子曰：“营(通“莛”，迷惑)而离(分离)之，我并卒(集中兵力)而击之，毋令(使)敌知之。然而不离(敌兵力不分散)，按而止(按兵不动)，毋击疑(通“凝”，凝聚)。”

威王曰：“以一击十(十倍之敌)，有道乎？”孙子曰：“有。攻其无备(准备)，出其不意(意料)。”威王曰：“地平(平敞)卒齐(齐整)，合(交战)而北者，何也？”孙子曰：“其阵无锋(锋芒)也。”威王曰：“令民素(一贯)听(听从命令)，奈何？”孙子曰：“素信(守信用，指赏罚严明)。”威王曰：“善哉言！兵势不穷(无穷无尽)。”……

田忌(齐国将军)曰：“赏罚者，兵之急(紧要)

者耶？”孙子曰：“非。夫赏者，所以喜众，令士忘死也。罚者，所以正乱（整饬军纪），令民畏上（上级）也。可以益（有助于）胜，非其急者也。”田忌曰：“权、势、谋、诈，兵之急者耶？”孙子曰：“非也。夫权者，所以聚（聚集）众也。势者，所以令士必斗也。谋者，所以令敌无备也。诈者，所以困（使之困惑）敌也。可以益胜，非其急者也。”田忌忿（奋 fèn）然（愤怒的样子）作色（脸上变色）：“此六者，皆善者（善于用兵的人）所用，而子大夫（对孙臧的敬称）曰非其急者也。然则（那末）其急者何也？”孙子曰：“料（分析）敌（敌情）计（核计）险（地形险要），必察（考察）远近，……将之道也。必攻（以攻为主）不守（不是以防守为主），兵之急者也。……”

田忌曰：“敌众且武（勇猛，有实力），必战，有道乎？”孙子曰：“有。埤（皮 pí，增益）垒广（发扬、激励）志（斗志、士气），严（严肃）正（通“政”，指军纪）辑（吉引，和睦）众，避而骄之（代敌人），引（牵引调动）而劳之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必以为久（持久）。”……

【译文】

齐威王问孙子指挥战争的方法，说：“我方和敌

方的军队对峙着，两方的将领都可以相互看得见，兵力都很坚强不易攻破，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该怎么办？”孙子回答说：“用少数兵卒去试探敌人，任命一个勇敢的下级军官率领他们，准备他们打败，不要求取胜。另外，用隐蔽的部队袭击敌军的侧翼，这种计谋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。”

齐威王问：“用兵要多或者用兵要少，有什么规律吗？”孙子说：“有的。”威王问：“我方兵力强，敌方兵力弱，我方兵卒人数多，敌方兵卒人数少，怎么指挥作战呢？”孙子向威王拜了又拜，说：“这是英明的君王提出的问题。我方兵卒既多，力量又强，您还要问指挥的方法，这是安定国家的正道啊。这样的部队可以叫他是诱敌部队。有意地把我的部队编制拆开，打乱自己的军阵，去迎合敌人贪胜的欲望，这样，敌人一定会出来和我方交战。”……

威王问：“双方兵力相当，怎么打法呢？”孙子说：“迷惑和分散敌人的兵力，然后，我方集中兵力进攻他们，不让敌人知道这个计谋。如果敌人兵力不分散，那我方就按兵不动，不要去进攻集结在一处的敌人。”

威王问：“以少胜多，以一击十，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孙子说：“有的。攻打敌人没有准备的地方，出兵在敌人的意料之外。”威王问：“地形是平敞的，兵卒队形是齐整的，交战后却失败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孙子说：“这是因为军阵没有锋芒。”威王问：“怎样能使

兵卒始终听从命令？”孙子说，“始终对兵卒讲信用。”威王说，“讲得好啊！用兵打仗的奥妙真是无穷无尽。”……

田忌问：“赏赐和惩罚，是指挥战争紧要的事情吗？”孙子说：“不是。赏赐，是要使兵卒欢喜，让他们忘记可能遭到的死亡。惩罚，是要整饬军纪，使兵卒严格服从上级。这两件事都对取得胜利有帮助，但并不是紧要的事情。”田忌问：“权力，形势，计谋，假象，是指挥战争紧要的事情吗？”孙子说：“不是。权力，是用来统一指挥的。形势，是促使兵卒作战的。计谋，是使敌人无法作准备。假象，是用来迷惑敌人的。这些都对取得胜利有帮助，但并不是紧要的事情。”田忌气愤地变了脸色，说：“这六件事，都是善于指挥战争的人所常用的，但您先生却说，都不是紧要的。那末，您认为紧要的是什么呢？”孙子说：“分析判断敌情，调查了解战地地形，远远近近的情况充分掌握了，……（原文缺）这些都是带兵的主要关键。一定要以进攻为主，不能以防守为主，这才是最紧要的事情。……（原文缺）”

田忌问：“敌人兵卒很多，实力又强，一定要和他们作战，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孙子说：“有的。增修壁垒，鼓足士气，严明军纪，团结兵卒，避开敌人的正面使他们骄傲起来，牵引敌人到处奔波使他们不胜疲劳，攻打敌人没有准备的地方，出兵在敌人的意料之外，一定要和敌人打持久的战争。”……

奇 正

【说明】

奇、正，是古代军事上常用的术语。正，是一般的、正常的情况；奇，是特殊的、变化的情况。这篇文章论述了在战争中出现的奇、正的不同条件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，以及怎样运用奇正的原则去克敌制胜。文章提出：“形莫不可以胜，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（事物没有一样不可以被制伏的，只是人们不懂得怎样去制伏它的方法）”，以及“所以胜不可一也（用来制胜的事物是不一样的）”这一类的观点，充分说明了孙臆军事思想唯物辩证的一面，有它的进步意义。

【原文】

天地之理，至（到顶点）则反，盈（满）则败（损缺），〔日月〕（原文缺）是也。代（更替）兴代废，四时（四季）是也。有胜（制伏）有不胜，五行（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）是也。有生有死，万物是也。有能有不能，万生（众生，指人类）是也。有所有余，有所不足，形势是也。故有形之徒（类），莫不可名（命名，可以被知道的）；有名之徒，莫不可胜。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，故其胜不屈（穷尽）。

战者，以形相胜者也。形莫不可以胜，而莫知其所以胜（用以制伏）之形。形胜之变，与天地相敝（终止）而不穷（尽）。形胜，以楚、越之竹书（楚、越盛产竹。古代的文书都写在竹片上）之而不足。形者，皆以其胜胜者也。以一形之胜胜万物，不可（不能够）。所以制形一（相同）也，所以胜不可一也。

故善战者，见敌之所长，则知其所短；见敌之所不足，则知其所有余。见胜如见日月。其错（同“措”，措置）胜也，如以水胜火。形以应（对待）形，正也；无形而制（制伏）形，奇也。奇正无穷，分（fēn，兵法的专门名词，指军队的组织编制）也。……

赏未行（实行），罚未用，而民听令（军令）者，其令，民之所能行也。赏高罚下，而民不听令者，其令，民之所不能行也。使民虽不利（有利），进死（死地）而不旋踵（旋转脚跟，指后退），孟贲（bēn，战国时的勇士）之所难也，而责（求）之民，是使水逆流也。故战势：胜者益（奖励）之，败者代（另调兵员）之，劳者息（休息）之，饥者食（饲 sì，给人吃）之。故民见□（原文缺字）人而未见死，蹈（dào，跳进）白刃（刃 rèn，刀）而不旋踵。故行水得其理（规律），漂（浮起）石折（折断）舟；用民得其性，则令行如流。

【译文】

天地之间万物变化的规律，事物发展到了极点，就会走向反面，发展到圆满了，就会走向缺损，太阳月亮就是这样。兴废相互替代，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变化就是这样。一种事物能制伏另一种事物，又被另一种事物所制伏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就是这样。有生又有死，万物都是这样。有才能的有没才能的，人们都是这样。有大小、多少、强弱，事物的形态就是这样。因此，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，没有一样不可以被知道的；能够知道的事物，没有一样不可以被制伏的。所以，圣人能够利用事物互相制伏的规律来掌握万物，因此他能不断取得胜利。

战争，是一种事物制伏另一种事物的斗争。事物没有一样不可以被制伏的，只是人们不懂得怎样制伏它的方法。事物互相制伏的变化，是和天地的终止时期一样，无穷无尽。事物制伏的方法，用尽楚国、越国的竹子来书写也写不完。事物，都是用它具有的特长而取胜的。用一种事物去制伏万物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事物可以制伏的原则是一样的，但是用来制伏事物的方法是不一样的。

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，看到敌人的长处，就能够察觉敌人的短处；看到敌人的不足方面，就能够察觉敌人的有余方面。他预见胜利，就象看见太阳和月亮一样清楚。他战胜敌人，正象用水息火一样。用

有形对待有形，是正；用无形去制伏有形，是奇。奇正变化无穷，在于看情况组织使用兵力。……

赏赐还没有实行，刑罚还没有动用，兵士都能听从命令行动，这是因为这个军令，是兵士人人都能做到的。赏赐很多，刑罚很严，兵士都还不听命令行动，这是因为这个军令，是兵士人人都无法做到的。要使兵士虽然没有好处，还勇敢进入死地而不后退，这是孟贲也难于做到的，把这个去要求兵士，好比是要河水倒流一样。所以战争的形势；打了胜仗，要加以奖励；打了败仗，要予以撤换；疲劳的，要进行休整；饥饿的，要给予饮食。这样，兵士只看见关心他们的人而不看见死亡，就能够投进白刃战肉搏而不想到后退了。所以水流动顺着地势的规律，能够冲走石块、折断船只；指挥兵士能够顺着本性，那末军队里任何军令，都能象水一样流通了。

孟 子

孟子(前372—前289),名轲,字子舆,邹(今山东省邹县东南)人,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为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,继承了孔子的儒家学说,并有所改革和发展。他周游列国,到过魏、齐、宋、薛、滕等国,对当时诸侯宣传他的政治主张,想贯彻他的政治理想,并曾做过齐宣王的卿。由于他的学说合当时统治者的需要,所以他最后还是只能回家讲学,和他的学生公孙丑、万章等记叙了他游说各国的问答,著成《孟子》这部书。

在《孟子》中,可以见到孟子的政治主张。他提出了“民为贵”的论点,认为重视民众的作用,主张减轻剥削和压迫,争取人民的归心,取得人民的支持,才能“保民而王”,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,“一天下(统一中国)”。这就是后世儒家所乐道的“民本思想”。同时,他又提出了“劳心者治人,劳力者治于人;治于人者食人,治人者食于人”这一套剥削阶级的理论。他坚持人性本质是善的,把儒家思想发展为完整的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。

《孟子》的文章,比《论语》跨进了一大步,它不再是片断的语录,而已发展成为语言流畅、感情强烈、

层次分明的完整的散文形式，对后世散文发展有较大的影响。

牵牛章

【说明】

这篇文章选自《孟子·梁惠王》上篇，是一篇孟子和齐宣王谈话的记录。

齐宣王向孟子提出问题的目的，是要他指导怎样才能称霸于诸侯。孟子却提出了“保民而王”的主张来。霸道和王道是两种不同的统治人民的手段，孟子通过层层深入的对答，一步步引导宣王到自己的论点上来，最后归结到只有行“仁政”才能统一天下，并且说明了“仁政”的主要内容。

用“仁政”来统治人民，目的是要缓和一下阶级矛盾，是一种维护地主阶级比较长远的利益的作法，但是，由于阶级社会中阶级的对立，剥削阶级具有贪得无厌的本性，任何时候决不会放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，所以本文末段所描绘的理想社会，实际上是不会出现的。

【原文】

齐宣王（战国时齐国君，田氏，名辟疆，约公元前319—前301年在位）问曰：“齐桓（春秋时称霸的齐国君，

姜姓，名小白，公元前 635—前 643 年在位）、晋文（春秋时称霸的晋国君，姬姓，名重耳，公元前 636—前 628 年在位）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仲尼（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）之徒，无道桓、文之事者，是以后世无传焉；臣未之闻也。无已（不得已），则（就说）王（旺 wàng，用仁爱之道统治天下）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，则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（由何，从哪儿）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斲（河 hé，齐宣王的近臣）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（往）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（信 xìn）钟（祭钟仪式，用血涂抹钟缝隙）。’王曰：‘舍（舍弃）之！吾不忍其觶觫（胡素 húsù，恐惧发抖的样子），若无罪而就（近）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（停止）衅钟软（么）？’曰：‘何可废也，以羊易之！’不₁识（不知道）有₂诸（有这件事么）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（这样的）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（舍不得）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（扁 biǎn，狭）小，吾何爱一牛；即（就因为）不忍其觶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曰：“王无₁异

(莫怪)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，以小易大，彼恶(乌 wū, 怎能)知之？王若隐(怜悯)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(区别)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！我非爱其财(值钱)而易之以羊也，宜(无怪)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(不妨)也。是乃仁术(仁慈的心肠)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：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；是以君子远(怨 yuàn, 远离开)庖(袍 páo)厨(厨房)也。”王说(同“悦”)，曰：“《诗》(《诗经》)云：‘他人有心(心事)，予忖度(cǔnduò, 猜测)之。’夫子(宣王称孟子)之谓也。夫(扶 fú, 发语词)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(本意)；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(心动的样子)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(下级向上级报告)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(三十斤)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，明(眼力)足以察(看清楚)秋毫(秋天的兽毛)之末(尖端)，而不见舆(满车的)薪(木柴)。’则王许(相信)之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“今恩足以及(达到)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欤？然则，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(被爱护)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（正），何以异？”曰：“挟泰山以超（跳过）北海（即渤海），语人（对人说）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诚不能也。为长者（年老的人）折枝（树枝）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也。老（动词，敬爱）吾老（老年人）以及（推广到）人之老；幼（动词，爱怜）吾幼（孩子）以及人之幼；天下可运（运转）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型（示范）于寡妻（国君的妻），至于兄弟，以御（治理）于家（大夫的封地）邦（诸侯的国）’——言（说的是）：举（推行）斯（此）心，加（之于）彼（别人）而已。故推（推广）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（妻女）；古之人（指古代圣贤）所以大过（大大超过）人者，无他（别的）焉，善（善于）推其所为而已矣！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欤？权（用秤称东西）然后知轻重，度（倚duò，用尺量）然后知长短；物皆然，心为甚。王请度（衡量）之！抑（yi，发语词，还是）王兴（发动）甲兵（指战争），危（危害）士（士兵）臣（臣属），构怨（结怨仇）于诸侯，然后快于心欤？”王曰：“否，吾何快于是（此），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欤？”王笑而不言。曰：“为肥甘（肥美香甜的食物）不足于口欤？”

轻暖(又轻又暖的皮裘)不足于体欤?抑为采色(美丽的颜色)不足视于目欤?声音不足听于耳欤?便嬖(币 bì, 宠爱的人)不足使令于前欤?王之诸臣, 皆足以供(供给)之(指这许多东西), 而王岂为是(此)哉!”曰:“否, 吾不为是也。”曰: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(矣): 欲辟土地, 朝(潮 cháo)秦、楚(使秦楚两国来朝见称臣), 莅(莅, 统治)中国(指中原地区)而抚(镇抚)四夷(四方的异族)也。以若(这样)所为, 求若所欲, 犹(好比)缘(爬)木(树木)而求鱼也。”王曰:“若是(象这样)其甚欤?”曰:“殆(代 dài, 只怕)又甚焉。缘木求鱼, 虽不得鱼, 无后灾; 以若所为, 求若所欲, 尽心力而为之, 后必有灾。”

曰:“可得闻欤?”曰:“邹(当时的小国)人与楚人战, 则王以为孰(谁)胜?”曰:“楚人胜。”曰: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, 寡固不可以敌众, 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, 方(平方里)千里者九, 齐集(凑集起来)有其一; 以一服(降服)八, 何以异于邹敌楚哉? 盍(何 hé, 何不)亦反(返过来)其本(根本)矣。今王发(发布)政(政令)施(实行)仁(仁政),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, 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, 商(行商)贾(古 gǔ, 坐商)皆欲藏(居住)于王之市, 行旅皆欲出(进出)于王之途, 天下之欲疾(憎恨)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; 其(助词)

若是，孰能御之！”

王曰：“吾_惜（同“昏”，思想混乱），不能_进（达到）于是（此）矣。愿夫子_辅吾志，明以教我；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曰：“无_恒产（固定的产业）而有_{恒心}（持久不变的信心）者，惟士为_能（能够）；若民，则（若）无恒产，因（因此）无恒心。苟（假使）无恒心，放_僻邪_侈（不守规矩、作不正当行为），无不为己；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（陷害）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为也！是故明君制（规定）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_事（侍奉）父母，俯足以_畜（叙 xù，养育）妻子，乐_岁（好年成）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（驱使）而之（往）善，故民之_从（听从）之也_轻（容易）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；此惟救死而恐不_贍（善 shàn，足够），奚（希 xī，怎么）暇_治（讲求）礼义哉！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：五亩之宅，树（种植）之以桑，五十者（五十岁的人）可以_衣（穿）_帛（丝绵絮）矣；鸡、豚（屯 tún，小猪）、狗、彘（至 zhì，大猪）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_夺（侵占）其_时（农时），八口之家，可以无饥矣；谨（重视）_庠（祥 xiáng）_序（学校）之教，申（反复叮咛）之以_{孝悌}（剃 tì，敬兄长）之义，斑_白者（头发花白的人）不_负（措东西）

戴(头顶东西)于道路矣；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(百姓)不饥不寒，然(这样)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齐宣王问孟子说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称霸诸侯的事迹，您可以讲点给我听听吗？”孟子回答说，“孔子的学生，不讲齐桓、晋文的事，所以没有什么传闻，我也不曾听到过。如果一定要谈，就谈谈王道吧。”

宣王就问：“要有怎样的德行，就可以实行王道了？”孟子说：“用安定百姓生活的方法去统一天下，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。”宣王说：“象我这样的人，能安定百姓生活吗？”孟子说：“能。”宣王说：“您从哪儿看出我能够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我听胡龁讲：有一次，大王坐在殿堂上，有人牵着牛在殿堂下走过，大王看见了，就问：‘牵到哪儿去？’那人答：‘准备宰了去祭钟。’大王就说：‘放了它吧！我不忍心看那副索索发抖的可怜相，就象一个人没犯罪就给处了死刑。’那人回称：‘那么，停止祭钟吗？’大王说：‘怎么可以停止？用只羊顶换它！’可有这事吗？”宣王说：“有这事。”孟子说：“凭这样的心地就可以实行王道统一天下了。老百姓都以为大王是舍不得一条牛，我可知道是大王不忍心哪。”

宣王说：“是的，确有百姓这样误解我。齐国虽说狭小，我何至于舍不得一条牛？我就是不忍心看

它索索发抖，象一个人没犯什么罪就送了命，所以用羊顶换它呀。”孟子说：“大王也不要怪百姓说您小气，用小羊换大牛，他们又怎能懂得其中的深意？大王若是可怜它无罪去送死，那么杀牛和杀羊又有什么不同呢？”宣王笑着说：“这真是什么想法啊！我确实不是舍不得牛的价钱大才用羊去换的，也怪不得百姓要说我小气了。”

孟子说：“不碍事。这就是仁慈心肠，因为大王目睹的是牛而不是羊。君子对于飞禽走兽，看到它们活着，就不忍心看到它们被杀死；听到它们的鸣吼，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；所以君子总是离开厨房远远的。”宣王高兴起来，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别人心中事，我能猜中它。’说的就是先生这样的人！当初我这样做了，回头自己追问一下为什么，也摸不透自己的心意；经先生一说，我心底就透亮了。这种仁慈心肠和王道相通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孟子说：“如果有人向大王报告：‘我的力气能举得起三千斤，却拿不动一根羽毛；我的眼力能看得清秋天兽毛的细梢，却瞧不见整车的木柴。’大王能相信这话吗？”宣王说：“不信。”“现在大王的仁慈心肠能用在飞禽走兽身上，而百姓却不能实受恩惠，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这样看起来，一根羽毛拿不动，是由于没有用气力；整车木柴瞧不见，是由于没有用视力；百姓的得不到安定生活，是由于没有用仁慈心肠啊。所以说，大王的没有实行王道统一天下，是不去做，

不是做不到啊！”

齐宣王说：“不去做和做不到，有什么不同？”孟子说：“要挟住泰山跳过北海，对人说‘我做不到’。这是真的做不到。要替老年人折一枝花，对人说‘我做不到’。这是不去做，不是做不到。大王的不行仁政，并不属于挟了泰山过北海那种情况；大王的不行仁政，是属于替老年人折一枝花的情况。尊敬自己的长辈，推而广之也尊敬别人的长辈；爱护自己的孩童，推而广之也爱护别人的孩童；象这样，整个天下就可以运转在你的手掌里了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先在夫妻关系上做出榜样，进而讲求兄弟关系，然后用同样道理去治理封邑和国家。’——也就是说，将心比心，推己及人。如能大发仁心就必能保有天下，不发仁心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保不住；古代圣贤之所以大大超过一般人，没有什么奥妙，只是善于由小及大地推行仁政罢了！现在，大王的仁慈能用在飞禽走兽身上，而百姓却不能实受恩惠，这倒底是什么原因？东西要秤一秤才知道轻重，量一量才知道长短；什么都一样，人心更是这样。请大王衡量衡量！难道大王一定要兴师动众，损兵折将，弄得冤仇满天下，才觉得心里痛快吗？”宣王说：“不，我岂是一定要这样才痛快，我是想要达到我那更高的理想。”

孟子说：“大王的更高的理想，可以讲来听听吗？”宣王笑笑不回答。孟子说：“是山珍海味吃得不够吗？是轻松暖和的衣服穿得不够吗？还是花花绿

绿看得不够？音乐听得不够？受到宠爱的人在眼前侍奉得不够？这种种，大王手下的人都能尽量供应给您了，难道大王为的是这些吗？”宣王说：“不，我并不是为这些。”孟子说：“那么大王的更高理想可以推知了：想要扩大领土，使秦、楚都来朝贡，成为中原盟主而镇抚四方的异族。凭大王这种作法，要达到这种理想，真好比是爬上树去摸鱼了！”宣王说：“有这样严重吗？”孟子说：“怕还有更严重的呢！爬上树去摸鱼，虽然摸不到鱼，不致有什么灾祸；凭大王这种作法，要达到这种理想，尽心尽力去干，到头来还要有灾难上身。”

宣王说：“您可以说给我听听吗？”孟子说：“邹国和楚国打仗，大王认为哪一边胜利？”宣王说：“楚国人胜利。”孟子说：“由此可知力量小的必定敌不过力量大的，人少必定敌不过人多，弱的必定敌不过强的。四海之内，一千里方圆的土地共有九份，齐国土地合计起来不过占了其中的一份；要以一份土地的力量去降服另外八份，这和邹国想战胜楚国有什么不同？大王为什么不回过头来从根本做起呢？现在大王如能颁布法令实行仁政，就能叫满天下作官的都愿意站立在大王的朝廷上，务农的都愿意耕种在大王的田野里，经商的都愿意居住在大王的市集中，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愿意进出在大王的道路上，凡是痛恨本国国君暴政的人都愿意到大王面前来控诉，能这样，谁能阻挡得住满天下的人心归向！”

宣王说：“我头脑混乱，没法达到这样个地步了，希望先生辅助我，明明白白地教导我；我虽不聪明，还是想试试。”孟子说：“没有稳当的产业收入而能有持久不变的信心，只有士人才行；百姓嘛，如果没有稳当的产业收入，就也没有持久不变的信心。如果失去了信心，就会目无法纪地胡作非为，什么都干得出来了，等到犯了法，再对他们动用刑罚，这就如同陷害百姓。哪有仁慈的国君在朝，可以干这种陷害自己百姓的事！所以英明的国君必须规定百姓有足够的产业，上可以供养父母，下可以抚育妻儿，好年成丰衣足食，坏年成也不至于饿死；然后再诱导他们走上正路，百姓就很容易听从命令了。现在百姓的产业，上不够供养父母，下不够抚养妻儿，好年成缺衣缺食，坏年成免不了死亡；这就使人想法保全性命都来不及，怎能有空去讲究礼义啊！大王如要施行仁政，何不从根本上作起，每一家给五亩宅地，四周都种上桑树，使得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有丝绵袄穿了；鸡、狗、猪等的饲养繁殖，不要错过时机，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有肉可吃了；每一家分给百亩田地，不要妨碍他们耕耘收获的时机，一家八口也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；办好学校教育，用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开导他们，就能使头发花白的人不会头顶肩挑地在道路上奔走了；老年人穿的是绵、吃的是肉，人人都不受冻挨饿，作到这样还不能使天下人归服，那是决不会有的！”

不动心章

【说明】

在这篇文章里，孟子宣扬自己“四十不动心（不因恐惧疑惑而思想动摇）”，补充说明了孔子“四十而不惑（不怀疑）”的说法。

实行儒家的政治主张，能坚定而不动摇，这个勇气是哪儿来的？孟子从北宫黜说到孟施舍，说到曾参和孔子，指出“小勇”和“大勇”的区别；而“大勇”的人所以能坚定，是因为认识到自己事业的“正义性”。他批评告子“勿求于心”是错误的，认为一切必须通过主观衡量来决定。又指出自己能够“知言（辨明各种言论）”，能够“养浩然（盛大）之气”，其根源就在于本人的“心志（思想意志）”坚定。孟子的这种理论，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的。

坚定信仰，不随便动摇，这是每个学者应有的态度。但是，这个理论必须通过客观实践的检验，才能确定自己信仰的是不是真理。孟子从主观出发，先肯定儒家思想是真理，不经过任何检验就不动摇，这也是一种“波辞（偏激的言论）”。

文章后段，孟子通过回答弟子公孙丑的几个问题，大大抬高了自己，又对于孔子作了过高的评价，提出了“自生民（人类）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”这

个说法。既把自己与孔子的几个名徒并列，自定为儒家坚定的继承者，又把孔子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为后代尊儒崇孔立论。实际上，儒家不过是先秦时期较有影响的学派之一，在当时是并没有这样高的地位的。

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上篇。

【原文】

公孙丑(孟子弟子)问曰：“夫子(称孟子)加(通“居”，处在什么地位)齐之卿(古时天子、诸侯的高级官吏)相(相国，诸侯国的百官之长)，得行道(指儒家的政治主张)焉，虽由此霸王(树立霸业和王业)，不异(不以为奇)矣。如此，则动心(因恐惧疑惑而心里动摇)否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否。我四十(四十岁)不动心。”

曰：“若是(这样)，则夫子过(超过)孟贲(奔bēn，战国时卫国勇士)远矣。”曰：“是(此)不难，告子(姓告，名不害，战国时思想家，曾经学于墨子)先我不动心。”

曰：“不动心有道(途径)乎？”曰：“有。北宫黜(有yǒu，人名，事迹不详)之养(培养)勇也；不肤挠(nǎo，皮肤受刺不收缩)，不目逃(眼睛受扎不躲开)，思以一毫(一点点)挫(受屈辱)于人，若(象)挞(榻tà，鞭打)之于市朝(指市集)；不受(受辱)于褐(贺hè)宽博(穿宽大的粗布衣的人，指卑贱者)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

(有万辆兵车的君王)；视刺万乘之君，若刺裼夫(卑贱者)；无严(畏惧)诸侯，恶声(骂声)至，必反(反击)之。孟施舍(人名，事迹不详)之所养勇也，曰：‘视不胜(不能战胜)，犹(如同)胜也，量(估量)敌而后进，虑(考虑)胜而后会(交兵)，是畏三军(泛指大国的军队)者也。舍岂能为必胜哉？能无惧而已矣。’孟施舍似曾子(孔子弟子曾参)，北宫黜似子夏(孔子弟子卜商)。夫(扶，彼、那个)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(胜过)，然而孟施舍守(保持)约(要领)也。昔者曾子谓子襄(曾子弟子)曰：‘子(您)好(号 hào, 爱好)勇乎？吾尝闻大勇于夫子(指孔丘)矣：自反(自己检查)而不缩(理直、有理)，虽裼宽博，吾不惴(坠 zhuì, 使他害怕)焉；自反而缩，虽千万人，吾往(勇敢前往)矣。’孟施舍之守气(勇气)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。”

曰：“敢问夫子(指孟子)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，可得闻与(么)？”“告子曰：‘不得(得胜)于言(言论)，勿求(寻找)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(精神)。’‘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’，可；‘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’，不可。夫志(意志)，气之帅(统帅)也；气，体之充(充满)也。夫志至焉，气次(跟上)焉。故曰：持(保持)其志，无暴(损害)其气。”“既曰‘志至焉，气次焉’，又曰‘持其志，无暴其

气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志壹(专一)则动气，气壹则动志也。今夫蹶(决 jué, 跌倒)者趋(qū, 快走)者，是气也，而反动其心。”

“敢问夫子恶(乌 wū, 什么)乎长？”曰：“吾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(盛大流动的样子)之气。”“敢问何谓浩然之气？”曰：“难言也。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(正义)养而无害(损害)，则塞于天地之间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；无是(此)，馁(něi, 空虚)也。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(突击)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(怯 qiè, 满足)于心，则馁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尝知义，以(因)其外之(放它在外)也。必有事(养)焉而勿正(读作“止”)，心勿忘，勿助长(掌 zhǎng, 生长)也。无若(不要象)宋人然：宋人有闵(敏 mǐn, 同“悯”，忧虑)其苗之不长而揠(亚 yà, 拔)之者，芒芒然(疲累的样子)归，谓其人(家中人)曰：‘今日病(劳累)矣！予助苗长矣！’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(搞 gǎo, 枯干)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(少)矣。以为无益而舍(丢弃)之者，不耘(除草)苗者也；助之长者，揠苗者也——非徒(不但)无益，而又害之。”

“何谓知言？”曰：“波(币 bì, 偏激)辞知其所蔽(蒙蔽)，淫(过分)辞知其所陷(失误)，邪(不正当)辞知其所离(背离)，遁(躲闪)辞知其所穷(理屈)

——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(政治)；发(施展)于其政，害于其事。圣人复(再)起，必从吾言矣。”

“宰我(孔子弟子宰予，字子我)、子贡(孔子弟子端木赐)善为说辞；冉(染 rǎn)牛(孔子弟子冉耕，字伯牛)、闵子(孔子弟子闵损，字子骞[干 qián])、颜渊(孔子弟子颜回，字子渊)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(两者兼有)，曰：‘我于辞命(语言技巧)，则不能也。’然则夫子(指孟子)既(已经)圣矣乎？”曰：“恶(乌 wū，叹词)！是何言也？昔者于贡问于孔子曰：‘夫于圣矣乎？’孔子曰：‘圣则吾不能，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。’子贡曰：‘学不厌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圣矣。’夫圣，孔子不居(任)。——是何言也？”

“昔者窃(自谦语气)闻之：子夏、子游(孔子弟子言偃)、子张(孔子弟子，姓颛[专 zhuān]孙，名师)皆有圣人之一体(一部分)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则具体(具有全体)而微(小型的)，敢问所安(居处)。”曰：“姑(暂且)舍(捨，放开)是(此)。”

曰：“伯夷(商末孤竹君长子，与其弟叔齐互让其国，是儒家推崇的贤人)、伊尹(商汤的相，名伊，尹是官名)何如？”曰：“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(侍奉)，非其民不使(使唤)；治(太平)则进，乱则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进，乱亦进，伊尹也。”

可以仕(做官)则仕,可以止(指不做官)则止,可以久则久,可以速(短期)则速,孔子也。皆古圣人也,吾未能有行(做到)焉;乃(至于)所愿,则学孔子也。”

“伯夷、伊尹子孔子,若是班(同等)乎?”曰:“否,自有生民以来,未有孔子也。”曰:“然则有同与?”曰:“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(做君王)之,皆能以朝诸侯(使诸侯来朝),有天下;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(无辜的人)而得天下,皆不为也。是则同。”曰:“敢问其所以异。”曰: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(孔子弟子),智足以知圣人,污(娃 wā, 夸大)不至阿(è, 迎合)其所好。宰我曰:‘以予(宰我自称)观于夫子,贤于尧、舜远矣。’子贡曰:‘见其礼而知其政,闻其乐(月 yuè)而知其德,由(从)百世之后,等(分等次)百世之王,莫之能违(莫能违之。之,代孔子之道)也。自生民以来,未有夫子也。’有若曰:‘岂惟(岂只)民哉?麒麟(和下面的凤凰,都是古代传说中的吉兽瑞鸟)之于走兽,凤凰之子飞鸟,太山(泰山)之于丘垤(叠 dié, 土堆),河海之于行潦(老 lǎo, 小溪流),类(同类)也。圣人之于民,亦类也。出(超出)于其类,拔(越过)乎(于)其萃(粹 cuì, 群),自生民以来,未有盛于孔子也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公孙丑问孟子说：“老师如果当上齐国的卿相，就能够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即使从此成就了霸业、王业，也是不值得惊奇的。如果这样，请问您是不是会由于恐惧、疑惑因而动心呢？”孟子说：“不会。我从四十岁以后就没有什么恐惧、疑惑，就不动心了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这样看来，那老师就远远超过孟贲了。”孟子说：“这并不难，告子能够不动心比我还早呢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要做到不动心，有什么方法吗？”孟子说：“有。北宫黜培养勇气的方法是：肌肤受刺，都不颤动一下；眼睛被扎，都不眨一眨。他认为如果受到一点点屈辱，就好象在大庭广众面前挨了鞭打一样；他既不能忍受穿粗布大褂的穷百姓的侮辱，也不能忍受大国君王的侮辱。他把刺杀一个大国的君王，看作刺杀一个穿粗布大褂的穷百姓一样；他对诸侯无所畏惧，听到恶言恶语，一定要报复。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，他自己说过：‘我看待不能战胜的敌人，就象可以战胜的敌人一样。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再进击，先考虑能打赢再交兵，这就是对强敌的害怕。我哪能做到每战必胜？只是能够无所畏惧罢了。’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如同曾子，北宫黜培养勇气的方法如同子夏。这两位勇气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强些，但是我认为孟施舍能抓住要害。从前曾子对他的学生子襄说：‘你爱好勇敢吗？我曾经从老

师孔子那儿听到什么叫做大勇；检查自己理屈，就是个穿粗布大褂的穷百姓，我也不去吓唬他；检查自己理直，敌人虽有千军万马，我也勇往直前。’这样看来，孟施舍保持一股无所畏惧的勇气，又不如曾子用理屈理直作标准更能抓住关键了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我冒昧地请教，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不同，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告子说过，‘如果不能在言论上取胜，就不必去求助于思想；如果不能在思想上取胜，就不必去求助于意气。’我说，‘不能在思想上取胜，就不必去求助于意气’，这样说，对；‘不能在言论上取胜，就不必去求助于思想’，这样说，不对。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意志，是统帅他的意气感情的；意气感情充满在整个人体中。思想意志到哪里，意气感情也跟到哪里。所以说，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，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。”公孙丑问：“您既然说‘思想意志到哪里，意气感情也跟到哪里’；又说‘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，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’，这怎样解释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思想意志专注了，就触动意气感情；意气感情专注了，就会触动思想意志。比如人跌倒，或者奔跑，都是会激动感情的，反过来一定影响他的思想意志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我冒昧地请问，老师的专长是哪些？”孟子说：“我能够辨明各种言论，我又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。”公孙丑说：“请问什么是浩然之气呢？”孟子说：“这很难讲清楚。这种气，极伟大，极刚

强，用正义去培养它又不去损伤它，就充满在天地之间。这种气，必须配合正义和正道，没有这个，就会疲软无力。这种气，是正义的长期积累所产生的，并不是正义突击一下就能出现。一有了亏心的行为，这种气就会疲软无力了。所以我说，告子不懂得义，他把义看作是心外的东西。我们要把义放在心里，一定要经常培养它，不要中断；心里不要忘记它，也不要强制它生长。不要去学那个宋国人，宋国有个耽心他的禾苗不长去把它拔高的人，十分疲倦地回到家里，对家里人说：‘今天真把我累坏啦！我已经帮助禾苗长高啦！’他儿子马上奔到田头去看，那些禾苗全都枯干了。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是很少的，认为培养工作没有用处而放弃的人，就是那种种庄稼而不肯给禾苗除草的懒汉；强制帮助事物生长的人，就是那种拔苗的人。拔苗助长，不但对工作没有好处，反倒损害了它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什么叫做善于辨明各种言论？”孟子说：“偏激的言论，我知道它片面的地方；过头的言论，我知道它失误的地方；歪曲的言论，我知道它和正义分歧的地方；含糊的言论，我知道它理屈的地方——这些言论，从心里产生出来，必定会危害政治；政治上运用这些言论，必然会危害各项具体工作。如果今天圣人再起，一定会赞成我的讲法的。”

公孙丑说：“宰我、子贡善于谈论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善于宣扬德行。孔子兼有这两方面的长处，可是

他说：‘我对于讲话的技巧，还不擅长。’您既然善于辨明别人的言论，又善于养浩然之气，语言德行都行，那末，老师已经是圣人了吗？”孟子说：“哎！这是什么话？从前子贡问孔子说，‘老师是圣人了吗？’孔子回答：‘圣人嘛，我还做不到，我不过是学习不知厌倦，教人不怕辛劳罢了。’子贡说：‘学习不知厌倦是智，教人不怕辛劳是仁，既有仁又有智，老师已经是圣人了。’圣人，连孔子都不敢自任，你却说我是圣人，这是什么话？”

公孙丑说：“从前我听说过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各人都有孔子的一部分德行，冉牛、闵子、颜渊，各人大体上具备了孔子的德行，只是没有他那样博大精深。我冒昧地请问，您自认为是哪一种人呢？”孟子说：“咱们暂时不谈这个。”

公孙丑又问：“您认为伯夷、伊尹怎么样？”孟子说：“两人的处世方式不同。不是他理想的君王不去侍奉，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差遣；天下太平就做官，天下昏乱就退隐，这是伯夷。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侍奉，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差遣；天下太平做官，天下昏乱也做官，这是伊尹。应该做官就做官，应该不做官就不做官，应该继续干就继续干，应该马上走就马上走，这是孔子。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，我还不能做到他们那样；至于问到我愿意怎么样，我要学习孔子的态度。”

公孙丑问：“伯夷、伊尹和孔子，他们的地位是一

样的吗？”孟子说：“不。从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哪个人能及得上孔子的。”公孙丑说：“那末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吗？”孟子说：“有。如果有方圆一百里的土地让他们做君王，他们都能够使诸侯来朝觐，最后统治天下；要做一件不正当的事，杀一个无罪的人去取得天下，他们都是不会干的。这些方面，他们是相同的。”公孙丑说：“请问他们不同的地方又是什么？”孟子说：“宰我、子贡、有若三位，他们的智慧足够了解圣人，他们的言论正大，决不因为要迎合别人的爱好而动摇。我们来听听他们怎样称颂孔子吧；宰我说：‘以我对老师的观察，我认为他比尧、舜强得多了。’子贡说：‘见了哪国的礼制，就知道哪国的政治；听了哪国的音乐，就知道哪国的教化。就算到一百代以后，衡量这一百代的君王，任何君王都不能背离孔子之道的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哪个能及得上老师的。’有若说：‘难道只有人才有高下的分别？麒麟和其他走兽，凤凰和其他飞鸟，泰山和大小丘陵，大江大海和小溪小河，都是同类的，高下就不同。圣人和老百姓，也是同类的，但是，孔子大大高出了同类，远远超过了同类。自有人类以来，没有一个人比孔子更伟大的。’”

天时、地利、人和

【说明】

在这一篇短文中，孟子首先提出了论点：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”下面第一节说明了第一层意思，第二节说明了第二层意思，最后说明人的力量在战争中能起的作用，作为总结。这种异常严密的论证方式（提出论点，经过论证，得出结论），在先秦诸子中还是极少见的。

这里，孟子所说的“人和”，虽然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“保民而王”的意思，但他所指出的“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”这句话，确实说明了失尽民心的封建统治者所以失败的原因。

本文选自《孟子·公孙丑》下篇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天时（指有利的时令、天气等自然条件）不如地利（指有利的地理条件），地利不如人和（人心所向、上下团结等主观方面的有利条件）。

“三里（周围三里）之城，七里之郭（外城），环而攻之而不胜。夫（扶fú，发语词）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，然而不胜者，是天时不如地

利也。

“城非不高也，池非不深也，兵革（武器装备）非不坚利也，米粟（宿 sù，粮食）非不多也，委（放弃）而去之，是地利不如人和也。

“故曰：域（使人定居）民不以封疆（边疆）之界，固（巩固）国不以山溪之险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至，亲戚叛之。多助之至，天下顺之。以天下之所顺，攻亲戚之所叛，故君子有（或则）不战，战必胜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：“天时不如地利重要，地利又不如人和重要。

“三里方圆的内城，七里方圆的外城，包围起来攻打它也总是打不下。在包围起来攻打它的日子里，总一定会遇到有利的天时的吧，可总是打不下来，这就说明天时不如地利重要。

“城墙不是不高，护城河不是不深，兵器盔甲不是不锋利、坚牢，粮食不是不充足，可是结果却只能全部丢下了逃跑。这就说明地利不如人和重要。

“所以说：保住人民并不靠边疆划界，巩固国防并不靠山高水深，威震天下并不靠兵强马壮。理直气壮的千万人拥护；理屈气馁的少有人来附和。附

和的人少到了极点，连自己的亲人也要离弃他。拥护的人多到了极点，满天下人都会来归顺他。让那满天下都归顺的人，去攻打连亲人也离弃的人，所以理直气壮的君子要么不作战，一作战就必定获得胜利。”

许 行 章

【说明】

许行是战国时期农家的代表人之一。从本文中看出，他的政治主张是“君民并耕”，反对统治者“厉（损害）民而自养”；他们一伙生活俭朴，人人劳动，以物易物，并且要求“市贾（价）不二，国中无伪”。农家的思想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下层人民的愿望，他们已经朴素地意识到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压迫，是侵犯了劳动者的生活权益的，是不合理的，应该改变。

在这篇文章中，孟子以与陈相对答的方式，批驳许行的学说，又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。农家反对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压迫，提出了要求回复到原始共产社会的愿望，但是，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，生产技术的发展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化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，他们的那些主张是不现实的。因此，也给了孟子驳斥的可乘之机。孟子从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为也”找出突破口，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，由此论证劳心者、劳力者应该有区

别，把儒家的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，肯定了剥削有理，成为两千多年来剥削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。

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，是阶级社会的产物。阶级社会不是永恒的，这种对立最终是会消灭的。在人类社会中，社会分工是需要的，但这实则是各人按不同的技能完成不同的任务，对人群作出贡献。并不是说，脑力劳动者必然统治人，受养于人；体力劳动者必然被人统治，供养别人。孟子的说法，混淆了社会分工与阶级对立的界线，偷换了概念，这是必须注意到的。

至于本文后段孟子鄙视边远地区的文化，宣扬“古代圣王”的“德政”，宣扬儒家怎样忠诚于师训，骂陈相离经叛道，这些论据都是为了突出儒家思想的所谓正确性，用以破敌论，树自己，也都是为本文的中心论点服务的。

选自《孟子·滕文公》上篇。

【原文】

有为（实行）神农（传说中远古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）之言（主张）者许行（战国时农家，楚国人），自楚之（到）滕（诸侯国名，姬姓，在今山东省滕县西南），踵门（走上门）而告文公（即滕文公，战国时滕国君）曰：“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，愿（希望）受一廛（蟬 chān，城市中

的房地)而为氓(萌 méng, 外来的人民)。”文公与(给)之处(住所)。其徒数十人, 皆衣褐(贺 hè, 没有加工的麻制成的衣服), 捆(打制)屨(具 jù, 麻鞋、草鞋)、织席以为食。

陈良(儒家之一)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(耒 lěi, 原始的翻土工具)而自宋之滕, 曰:“闻君行圣人之政, 是亦圣人也, 愿为圣人氓。”陈相见许行而大悦, 尽(全部)弃(丢掉)其学(指儒学)而学(学习许行之学)焉。

陈相见孟子, 道(谈论)许行之言曰:“滕君则诚(固然)贤君也; 虽然, 未闻道也。贤者与民并(一起)耕而食, 饔飧(庸孙 yōngsūn, 饔, 早饭; 飧, 晚饭。指自己做饭)而治(治理国家)。今也滕有仓廩(廩 lǐn, 米仓)府库(国库), 则是厉(损害)民而以自养(供养自己)也, 恶(乌 wū, 怎么)得贤?”

孟子曰:“许子必种粟(谷子, 指粮食)而后食乎?”曰:“然。”

“许子必织布而后衣(穿衣)乎?”曰:“否, 许子衣褐。”

“许子冠(戴帽子)乎?”曰:“冠。”曰:“奚(希 xī, 什么)冠?”曰:“冠素(不染色的生丝绢)。”曰:“自织之(代素冠)与(么)?”曰:“否, 以粟易(交换)之。”曰:“许子奚为不自织?”曰:“害(妨害)于耕。”

曰：“许子以釜（斧 fǔ，金属锅）甑（赠 zèng，瓦锅）炊（烧火做饭），以铁（指铁制农具）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为之与？”曰：“否，以粟易之。”

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为厉陶（陶土工）冶（也 yě，铁工）；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，岂（怎么、难道）为厉农夫哉？且许子何不为陶冶，舍（任何东西）皆取诸（之于）其宫（屋子、家）中而用之？何为纷纷然（忙乱的样子）与百工（各种工匠）交易？何许子之不惮烦（不怕麻烦）？”曰：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（一起）为也。”

“然则（那末）治天下独（难道）可耕且为与？有大人（指在位者）之事，有小人（指在位者）之事。且一人之身，而百工之所为备（具备）。如必自为而后用之，是率（领）天下而路（奔走）也。故曰：或劳心（从事脑力劳动），或劳力（从事体力劳动）。劳心者治（管理、统治）人，劳力者治于人；治于人者食（四 sì，给人吃东西，奉养的意思）人，治人者食于人，天下之通义也。”

“当尧（唐尧，传说中的古代圣王）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（太平），洪水横流，泛滥于天下；草木畅茂（生长茂盛），禽兽繁殖，五谷（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，泛指各种谷物）不登（成熟），禽兽逼人，兽蹄鸟迹之道（路），交（交错）于中国（指中原地区）。尧独忧之，举（推荐）舜

(虞舜,传说中的古代圣王)而敷(夫 fū, 普遍)治焉。舜使益(舜的臣)掌(管)火, 益烈(燃起大火)山泽(聚水的洼地)而焚之, 禽兽逃匿(nì, 躲藏)。禹(夏禹,传说中的古代圣王)疏(疏通)九河(黄河的九条支流), 濬(月 yuè, 疏治)济(济水, 源出今河南省济源县西王屋山, 流经山东省入海)、漯(踏 tà, 漯水, 故道在今山东省境内, 宋代即湮没)而注(流入)诸(之于)海; 决(开通阻塞)汝(汝水, 在今河南省境内, 东流入淮)、汉(汉水, 源出陕西省, 流经湖北省, 在武汉市入长江), 排(引水)淮(淮河, 源出河南省桐柏山, 东流经河南、安徽等省到江苏省入洪泽湖)、泗(泗水, 源出山东省, 流至江苏省北部入淮河)而注之江(长江)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, 禹八年于外, 三过其门(家门)而不入, 虽欲耕, 得(可以)乎?

“后稷(计 jì, 周王朝的始祖, 名弃, 尧舜时农官)教民稼穡(瑟 sè, 农业生产), 树艺(种植)五谷; 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(为)道也: 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(教化), 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(又)忧之, 使契(薛 xiè, 本作“偃”, 殷王朝的始祖, 助禹治水有功, 舜时作司徒)为司徒(主管教化的官), 教以人伦——父子有亲, 君臣有义, 夫妇有别(内外之别), 长幼有叙(等级), 朋友有信(信用)。放勋(唐尧的名)曰(或作“日”): ‘劳(慰问)之来(赖 lài, 抚慰)之, 匡

(筐kuāng,正)之直之,辅(帮助)之翼(保护)之,使自得(获得)之,又从而振(同“赈”,救济)德(施给恩德)之。’圣人之忧民如此,而暇(有空闲)耕乎?

“尧以不得舜为己忧,舜以不得禹、皋陶(高姚 gāoyáo,舜时刑法官)为己忧。夫以百亩之不易(管理)为己忧者,农夫也。分人以财谓之惠,教人以善谓之忠,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。是故(所以)以天下与人易,为天下得人难。孔子曰(《论语·泰伯》):‘大哉,尧之为君!惟天为大,惟尧则(效法)之,荡荡乎(广大的样子),民无能名(用言语形容)焉!君哉,舜也!巍巍乎(高大的样子),有天下而不与(参与)焉!’尧、舜之治天下,岂无所用其心哉?亦(只是)不用于耕耳。

“吾闻用(以)夏(华夏,指中原部族)变夷(指边远部族)者,未闻变于夷者也。陈良,楚产(出生)也,悦(爱好、信仰)周公(西周政治家,周武王之弟,姬姓,名旦,儒家的理想人物)、仲尼(孔子名丘,字仲尼)之道,北学子中国。北方之学者,未能或之先(超过)也,彼所谓豪杰之士也。子(您)之兄弟事(事奉)之(代陈良)数十年,师死而遂倍(同“背”,违背)之。昔(希 xī)者(从前),孔子歿(死),三年之外,门人(弟子)治(收拾)任(行李)将归,入揖(一 yī,拱手行礼)于子贡(孔子弟子,姓端木,名赐),相向(面对面)而哭,皆失

声，然后归。子贡反(返)，筑室于场(墓前场地)，独居三年，然后归。他日，子贡、子张(孔子弟子，姓颧孙，名师)、子游(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)以有若(孔子弟子，字子有)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(抢 qiǎng, 勉强) 曾子(孔子弟子，名参，字子舆)。曾子曰：“不可，江、汉以濯(浊 zhuó, 洗)之，秋阳(周历秋季相当今农历夏季。秋阳，是指夏天的太阳)以暴(同“曝”)之，皓皓乎(洁白的样子)不可尚已！”今也，南蛮(古代对南方民族的通称。这里指许行) 鸩(决 jué) 舌(鸩，伯劳鸟。比喻语音难懂)之人，非(反对)先王之道；子倍子之师而学之，亦异于曾子矣！吾闻‘出于幽谷(深山谷，比喻下流)，迁于乔木(高大的树木，比喻高尚。以上二句出于《诗经·小雅·伐木》)’者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《鲁颂》(《诗经·鲁颂·閟(必 bì)宫》)曰：‘戎、狄(古代西方和北方的部族)是膺(英 yīng, 打击)，荆(楚)、舒(南方小国)是惩。’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学，亦为不善变矣！”

“从许子之道，则市贾(同“价”)不二(一样)，国中无伪；虽使五尺(古尺比今尺短)之童适(到)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长短同，则贾相若(相似)；麻缕(旅 lǚ, 麻线)丝絮(丝棉)轻重同，则贾相若；五谷多寡(少)同，则贾相若；屨(据 jù, 麻鞋)大小同，则贾相若。”

曰：“夫物之不齐，物之情（真实情状）也——或相倍蓰（喜xi，倍，一倍；蓰，五倍。这里统指几倍），或相什（同十，这里指十倍）百，或相千万。子比（并列）而同之，是乱天下也。巨屨（指制作粗的屨）小屨（指制作细致的屨）同贾，人岂为之哉？从许子之道，相率而为伪者也，恶能治国家？”

【译文】

有一个实行神农氏学说的人叫做许行的，从楚国到了滕国，登门拜见滕文公，对他说：“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，听说君王行仁政，希望得到一块土地居住，做君王的百姓。”滕文公给了他住的地方。许行有几十个门徒，和他都穿着粗麻衣服，靠打草鞋、编席子过活。

陈良的门徒陈相和他弟弟陈辛，背着农具从楚国到了滕国，对滕文公说：“听说君王实行圣人的政治，那末君王也是圣人了，我们愿意做圣人的百姓。”陈相见到了许行，非常高兴，完全丢掉了以前学的儒道，跟着许行学习。

陈相来看孟子，转述许行的话，说：“滕君固然是一位贤明的国君，虽然这样，他还没有懂得大道理。贤人应该同百姓一起耕种来养活自己，一面自食其力，一面治理国家。如今滕国有储藏谷米的仓库、存放财物的国库，这是国君损害了人民来养肥自己，怎

么能称得上贤明呢？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一定要自己种出庄稼来吃饭吗？”

陈相说：“是这样。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一定要自己织出布来做衣穿吗？”

陈相说：“不，许子穿的是粗麻衣服。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戴帽子吗？”陈相说：“戴的。”孟子说：“戴什么帽子？”陈相说：“戴白色的生丝织的帽子。”孟子说：“自己织的吗？”陈相说：“不是，是用谷子换来的。”孟子说：“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织呢？”陈相说：“那会妨碍他种地。”

孟子问：“许子用铁锅和瓦锅做饭，用铁器来耕田吗？”陈相说：“用的。”“这些东西都是许子自己做的？”“不是，用谷子换来的。”

孟子说：“农民用谷子去换取铁锅、瓦锅和农具，不算是损害了陶器工和铁匠；陶器工和铁匠也用他们做成的东西来换取谷子，难道就损害了农民吗？况且许子为什么不自己烧窑、炼铁，做各种器械，什么东西都只从家里取来用？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和各种工匠交换东西？为什么许子这样不怕麻烦？”陈相说：“各种工匠的活，本来不能一面耕种一面兼做的呀！”

孟子说：“那末，管理天下的事偏偏就可以一面耕种一面兼做吗？各种工作不同，有当官的大人的工作，有小百姓做的工作。况且一个人生活上需要的东西，要各种工匠制作出来才能供应完备。如果

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制作出来才去使用，这是叫普天下的人都去到处奔忙了。所以我说：有的人是劳心的，有的人是劳力的。劳心的统治别人，劳力的被别人统治；被别人统治的养活别人，统治别人的人受别人供养。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。

“在尧的时候，天下还不安定，大水成灾，洪水四处泛滥；草木密密麻麻到处生长，鸟兽成群成群的繁殖，五谷都没有收成，飞鸟走兽危害人类安居，中原地区，纵横交错都是兽蹄鸟迹。尧为此非常发愁，选拔舜出来治理。舜派益掌管火政，益把山野沼泽地带的草木用烈火烧尽，鸟兽都逃跑隐藏了。禹疏浚九河，引导济水、漯水流进大海；挖掘疏通了汝水、汉水，引导淮水、泗水流进长江。这样；中国才可以耕种，百姓才有粮食吃。在那个时候，为了治水，禹八年功夫到处奔波，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空进去，即使想自己耕地种庄稼，可能吗？

“后稷教百姓种庄稼、栽培谷物。谷物成熟了，百姓就可以生活了。做人有这么一条道理：吃饱了，穿暖了，住得安逸了，如果没有教育，那就和禽兽差不多。圣人又忧虑到这一点，派契做司徒，用人与人相处的伦理道德来教育百姓——父子要相亲爱，君臣要有礼义，男女要有分别，长幼要有次序，朋友要讲信用。尧这样说：‘不断地勉励、抚慰百姓，纠正、扶助百姓，帮助、保护百姓，让他们都走上正路，再给他们提高生活、提高思想。’圣人这样地为百姓整天

操心，他还有闲功夫种田吗？

“尧为了得不到舜这样的人担忧，舜为了得不到禹、皋陶这样的人担忧。为了百亩土地没有耕好种好而担忧的，是农民。把钱财分给别人，叫做惠；教人学好，叫做忠；为天下找到出色的人才，叫做仁。所以，把天下让给别人来管理是容易的，为天下找到出色的人才是很困难的。孔子说：‘伟大啊，尧这位君王！天是最伟大的，尧是效法天的！尧的圣德浩浩荡荡，没有人能用适当的话来赞美他！’‘好君王，就是舜呀！他是巍然屹立的高山，自己有了天下，却并不享受特权！’尧舜治理天下，难道不用苦心吗？只是他们的苦心，不用在种地上罢了。

“我只听说用中原的一切来改变落后地区，没有听说用落后地区的一切来改变中原的。陈良，生在楚国，他爱好周公和孔子的学说，到北方中原地区来学习，北方的学者，都没有比他学得更好的，他是位杰出的学者。你们兄弟俩跟他学习了几十年，老师一死，你们就违背了他。从前孔子死了，他的门徒都为他守孝三年。三年以后，各人收拾行李准备回去，临走向子贡作揖告别，面对面痛哭，哭得喉咙嘶哑，这才回去。子贡送走了他们回来，还在孔子墓地边上盖了屋子，又独个住了三年才回去。过了些时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三个认为有若象孔子，就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侍奉他，他们硬要曾子同意。曾子说：‘不行，我们的老师，好象用江水、汉水洗涤过那样纯洁，

又象火热的太阳曝晒过那样光明，冰清玉洁，光耀照人，什么人能和他相比！’如今这么一位南方蛮子，说话怪腔怪调，出来反对先王之道；你们却违背了自己的老师去跟他学，跟曾子的态度大不一样啦！如果是鸟嘛，我只听说‘飞出阴暗的山沟沟，迁移到高高的大树梢’，没有听说过它该离开高高的大树梢，飞进阴暗的山沟沟的。《鲁颂》说：‘对戎、狄要打击，对荆、舒要惩罚。’楚国这样的国家，周公都说要教训它，你却去向楚国人学，这真是变得不对路了。”

陈相说：“如果照许子的学说，就可以做到市场土物价划一不二，全国没有欺骗人的。就算打发一个小孩到市场去买东西，也不会有人欺骗他。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，价钱就一样；麻线丝棉的轻重一样，价钱就一样；五谷的多少一样，价钱就一样；麻鞋的大小一样，价钱就一样。”

孟子说：“各种东西的品种质量有差别，这是事物的真实情况，它们的价格，有的相差几倍，有的相差十倍百倍，有的相差千倍万倍。你要不分精粗好坏，定出同样的价钱，这要搞得天下大乱了。粗劣的鞋和精制的鞋卖一样的价钱，那个会去做精制的鞋呢？如果按照许子的学说做，那是叫大家一起弄虚作假，哪能治理好国家呢？”

齐 人

【说明】

这是个生动的小故事。齐国那个人每天出门，总是吃饱了酒肉回来，而家里又从没有“显者”上门，这是个什么秘密？他的妻妾拆穿了他那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他还不知道，还是洋洋自得，吹牛摆架子呢！

从故事末尾的议论点明了中心：在当时升官发财，爬到上层统治阶级里去的人，他们用的是哪些手段？难道这些手段是光明正大的吗？同样也是见不得人的呀！孟子在这里有力地讥讽了当时社会中，不择手段，追求富贵利达的可耻之徒。

选自《孟子·离娄》下篇。

【原文】

齐(齐国)人有一妻一妾(切 qiè, 小老婆)而处(居住, 指共同生活)室者, 其良人(古时妻子对丈夫的称呼)出, 则必履(厌 yàn, 吃饱)酒肉而后返。其妻问所与(一起)饮食者, 则尽(全是)富贵(富贵的人)也。其妻告其妾曰: “良人出, 则必履酒肉而后返。问其与饮食者, 尽富贵也, 而未尝(不曾)有显者(有地位权势的人)来。吾将眴(建 jiàn, 窥视)良人之

所之(到的地方)也。”

早起，施(夷 yí, 通“迤”，斜行)从(跟着)良人之所之，遍国(城市)中无与立谈者。卒(终于)之(到)东郭(外城)墦(颯 fán, 坟墓)间之祭者，乞(讨)其余，不足，又顾(张望)而之他(另一处)。此其为屣足之道(办法)也。

其妻归，告其妾，曰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(象)此！”与其妾讪(善 shàn, 咒骂)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(院子里)，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(夷 yí, 得意的样子)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

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(升官发财)者，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，几希(很少)矣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有个人，和他的一个妻子、一个小老婆同住在一起。那丈夫每次出门，就一定吃饱了酒肉然后回来。他妻子问哪些人和他一起吃喝，他说的全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。他妻子对他小老婆说：“咱们的丈夫出门，就一定吃饱了酒肉然后回来，问他哪些人和他一起吃喝，他说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物，可是从来也没有过老爷们到我们家里来的。我要悄悄地察看一下，看丈夫究竟是到哪里去的。”

第二天，她一早起来，就偷偷地跟着丈夫出去，

看到丈夫走遍全城，连一个站住了同他谈话的人都没有。终于她丈夫走到了城东郊的坟地上祭扫坟墓的人那里，向他们讨点残酒剩菜来吃；吃了还不够，又张望着到另一个祭扫坟墓的人那儿去讨吃。这就是他吃饱喝够的办法。

妻子回到家，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人的小老婆。又说：“丈夫，是我们巴望靠他终身的人哪，现在他竟是这个样子！”和他小老婆两人一起讲丈夫的坏话，在院子里一起伤心痛哭。那做丈夫的还不知道谎话已经被看穿了，得意洋洋地从外面回来，对他妻子小老婆吹牛摆架子。

从君子看来，人们用来追求升官发财的手段，不让他们的妻妾知道了感到羞耻而一起痛哭的，真是太少啦！

舍 生 取 义

【说明】

生命是人人都宝贵的，但是为了“正义”，可以舍弃生命；死亡是人人都憎恶的，但是为了“正义”，可以不避灾祸，不怕死亡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孟子用含意深刻的语言，分别从正面、反面说明了这个论点。

这篇文章对后来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有较大影响的。封建社会中曾经出现过一些人，为了他们所

认识的“正义”而冲锋陷阵，甚至不惜生命。例如宋代的文天祥在临刑以前写在衣带上的语句，指出自己的宗旨是：“孔（孔子）曰‘成仁’，孟（孟子）曰‘取义’。”不过，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里，不同的阶级对于“正义”的理解也是不同的。封建统治阶级心目中的“正义”，都不能逾越封建道德的范围，这是我们应该分别对待的。

本文选自《孟子·告子》上篇。

【原文】

孟子曰：“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（放开）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故不为苟得（苟且求得。指偷生）也。死亦我所恶（wù，讨厌），所恶有甚于死者，故患（灾难）有所不避也。如使人之所欲莫（没有）甚于生，则凡可以得生者（的办法），何（哪样）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，则凡可以避患者，何不为也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；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。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，所恶有甚于死者。非独贤者有是（此）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贤者能勿丧（丧失）耳（罢了）。”

“一箪(丹 dān, 古代盛饭的竹器)食, 一豆(古代盛食品的木碗)羹(耕 gēng, 汤), 得之则生, 勿得则死。呼尔(轻蔑地叫人的样子)而与之, 行道(走路)之人勿受; 蹴(促 cù)尔(用脚踏的样子)而与之, 乞人(要饭的)不屑也。”

“万锺(古代六斛四斗粮食为一锺。万锺, 指很高的俸金)则(即)不辨礼义而受之, 万锺于我何加(什么益处)焉! 为宫室之美、妻妾之奉(侍奉)、所识穷乏者得(同“德”, 感恩)我欤(么)? 向(向来、先前)为身死而不受, 今为宫室之美为之; 向为身死而不受, 今为妻妾之奉为之; 向为身死而不受, 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: 是亦不可以已(停止)乎? 此之谓失其本心。”

【译文】

孟子说:“鱼是我想要的, 熊掌也是我想要的, 如果两样东西不能一齐都有, 那就放弃了鱼去取得熊掌。生命是我想要的, 正义也是我想要的, 如果两样东西不能一齐都有, 那就放弃了生命去取得正义。生命固然是我想要的, 但是想要的东西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, 所以决不苟且求全、偷生怕死。死亡固然是我憎恶的, 但是憎恶的东西还有比死亡更可怕的, 所以就是大祸临头也要挺身而出、决不逃避! 假如

一个人想要的东西都及不上生命宝贵，那么凡是
可以活得下去的办法，哪样不好采用啊？假如一个人
憎恶的东西都不象死亡那么可怕，那么凡是
可以躲避灾祸的办法，哪样不好使用啊？但是有的人明明
有办法可以活下去却不采取，明明有办法可以躲避
灾祸却不使用。由此可知值得要的东西确实有比生
命还宝贵的，应该憎恶的东西确实有超过死亡的危
险的。不仅是有高尚道德的人有这种心思，每个人
都有这种心思的，不过有高尚道德的人能够坚持不
失罢了。

“一确饭，一盆汤，有了它就能活命，缺了它就会
死亡；但如吆喝着给人吃，过路人都不愿意接受，脚
踏过了给人吃，要饭的化子也不肯回头。

“不管高官厚禄合不合乎礼义就接受下来了，高
官厚禄对我有什么意义呢！为了官邸的华美、妻妾
的侍奉、穷困的亲友感激我吗？过去是宁死也不愿
意要的，现在为了官邸华美就干了；过去是宁死也不
愿意要的，现在为了妻妾侍奉就干了；过去是宁死也
不愿意要的，现在为了穷困的亲友感激我就干了，这
难道真不能丢手不干吗？这叫做丧尽天良！”

吕氏春秋

吕不韦（？—前 235），战国末年卫国濮阳（今属河南省）人，原为阳翟（今河南省禹县）富商，后来做秦庄襄王（战国时秦国君，嬴姓，名异人，公元前 249—前 247 年在位）的丞相。庄襄王死后，太子政接位，吕不韦继为相国，并被尊为“仲父”。当时秦国的政治，主要采取法家的精神，采用君主集权制，同时，由秦来完成统一中国，已成为大势所趋。吕不韦组织门客编著《吕氏春秋》，综合了先秦各派的学说，企图用作秦国完成统一的指导思想，并把自己作为实现这种指导思想的权威。它主要综合的是阴阳五行家、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农家等思想。由于政治思想的不一致，和政治权力上的冲突，在《吕氏春秋》公布后的两年，秦王政（即秦始皇，公元前 246—210 年在位）就将吕不韦免职；过了两年，吕不韦畏罪自杀了。

《吕氏春秋》共二十六卷，一百六十篇，共二十万言。因为书是由许多人著述而汇编起来的，所以内容庞杂；汉朝学者把它列为杂家。这部书的重要价值，就是保存了先秦各派学说的某些要义，和古代农业技术上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材料，这是别的先秦诸

子中找不到的。它的文章都较短，但组织严密，运用了丰富的神话传说、寓言故事来说理，很讲究语法修辞。

去 私

【说明】

这篇文章一开头就点明主题：天、地、日、月四时都是没有偏私的。接下去用三个例证——尧、舜的禅让、祁黄羊的推荐人才、腹䷔的大义灭亲——一个比一个深入地阐明了论点。

例证中有生动的对话，写出了人物的性格。每个例证后面有小段议论说明道理。

应该指明，本文里说的“公”，指的是统治者的天下；而吕不韦他们所提倡的“去私”和“去囿（去掉蒙蔽）”，其实就是消除地主阶级内部的个人偏见，以便更好地来保护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。

【原文】

天无私覆（遮盖）也，地无私载也，日月无私烛（照明）也，四时无私行也；行其德，而万物得遂长（成长）焉。……

尧（唐尧，传说中古代圣王）有子十人，不与（给）

其子而授(传帝位)舜(虞舜,传说中古代圣王);舜有子九人,不与其子而授禹(夏禹,传说中古代圣王);至(最)公也。

晋平公(春秋时晋国君,名彪,公元前557—前532年在位)问于祁黄羊(晋国大夫,名奚)曰:“南阳(太行山以南地区,指现在河南省济源县至朝歌镇一带)无令(县官),其谁可而为之?”祁黄羊曰:“解(谢xiè)狐可。”平公曰:“解狐非子(您)之仇耶(疑问助词)?”对曰:“君问可,非问臣之仇也。”平公曰:“善。”遂用之,国人称善焉。居有间(过不多时),平公又问祁黄羊曰:“国无尉(管理军事的官),其谁可而为之?”对曰:“午可。”平公曰:“午非子之子(儿子)耶?”对曰:“君问可,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:“善。”又遂用之,国人称善焉。孔子闻之,曰:“善哉,祁黄羊之论也!——外举(推荐外人)不避仇,内举(推荐自己人)不避子。祁黄羊可谓公矣。”

墨者有钜子(墨子死后墨家的领袖)腹䵍(吞tūn)居秦,其子杀人。秦惠王(即战国时秦惠文王嬴驷,公元前337—前311年在位)曰:“先生之年长矣,非有它子也,寡人已令吏弗诛矣。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腹䵍对曰:“墨者之法曰:‘杀人者死,伤人者刑。’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(扶fú,发语

词)禁杀伤人者,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(恩典)而令吏弗诛,腹惛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”不_点许(同意),惠王遂杀之。子,人之所私也;忍所私以行大义,钜子可谓公矣。

【译文】

天遮盖万物,没有偏私;地托载万物,没有偏私;太阳月亮普照天下,没有偏私;春夏秋冬周而复始,没有偏私;天地、日月、四季施恩普及万物,万物因此就生长不息。

唐尧有十个儿子,他不传帝位给儿子而传给虞舜;虞舜有九个儿子,他不传帝位给儿子却传给夏禹;这是最大公无私的了。

晋平公问祁黄羊说:“南阳少个县官,你看可以派谁去充当?”祁黄羊说:“可以叫解狐去。”平公说:“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?”祁黄羊回答:“君王只问谁当县官合适,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。”平公说:“对!”就派解狐去南阳,果然老百姓都说解狐做官很不错。过了些日子,平公又问祁黄羊说:“朝廷少个军官,你看可以派谁去充当?”祁黄羊回答说:“祁午能行。”平公说:“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?”祁黄羊回答:“君王只问谁当军官合适,并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。”平公说:“对!”就这样派了下去,老百姓也都说祁午很称职。孔子听到这些事,称赞说:“太好了,祁

黄羊说的这些话！——推荐外人时不遗弃仇人，推荐自己人时不回避儿子。祁黄羊真够得上大公无私了。”

墨家有个领袖腹䵍住在秦国，他的儿子杀了人。秦惠王说：“先生你年纪高了，并且只有这个独养儿子，我已经叫官员不判他死罪了。先生就听从了我的决定吧！”腹䵍回答说：“我们墨家的纪律是：‘杀人偿命，伤人受刑。’这就是要严禁杀人伤人。严禁杀人伤人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君王虽然赐下恩典叫官员不判他死罪，我腹䵍却不能不执行墨家的纪律。”他不同意，惠王就把腹䵍的儿子杀了。儿子，是人人偏爱的；抑制了自己的偏心，去执行公理正道，这位墨家领袖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。

荡 兵

【说明】

本篇一名《用兵》。荡，是冲杀的意思。这篇文章属于兵家的言论，被收入在《吕氏春秋》里保存了下来。它主要是批判墨家一类的“非攻弭兵”，即废止一切战争的学说，主张要有正义的战争；这种战争是在人类社会中久已存在的，又是现实的需要，“不可禁，不可止”；正义的战争是治天下最大的良药。这是全文的中心论点。

文章用许多论据，围绕中心层层论证，极有说服力。在当时社会，能对战争有这样比较正确的看法，是极可贵的。

【原文】

古圣王有义（正义）兵而无有偃（掩 yǎn，停息）兵，兵之所自来者上（久远）矣，与始有民俱（一起）。凡兵也者，威也；威也者，力也。民之有威力，性（本性）也。性者，所受于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（造成）也，武者（有武力的人）不能革（革除），而工者（有能力的人）不能移（改变），兵所自来者久矣。

黄（黄帝，传说中上古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，姬姓，号轩辕氏、有熊氏）、炎（炎帝，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，号烈山氏）故（同“固”，本来、已经）用水火矣，共（恭 gōng）工氏（传说中上古部族首领）固次（依次、跟着）作难（nàn，发动战争）矣，五帝（传说中上古帝王：黄帝、颛顼〔专旭 zhuānxū〕、帝喾〔酷 kù〕、唐尧、虞舜）固相与（一起）争矣。递（替代）兴废，胜者用事（掌权）。人曰“蚩尤（痴 chī）尤（神话中东方九黎族首领）作（开始）兵”，蚩尤非作兵也，利（磨利）其械（兵器）矣。未有蚩尤之时，民固剥（刀削）林木以战矣。胜者为长（掌 zhǎng，首领），长则犹不足治（管理）之（代百姓），故立君；

君又不足以治之，故立天子。天子之立也出于君，君之立也出于长，长之立也出于争。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，不可禁，不可止。故古之圣王，有义兵而无有偃兵。

家无怒笞(笞 chī, 鞭打)，则竖子(童仆)婴儿之有过(过错)也立(立刻)见；国无刑罚，则百姓之悟(通“忤”，抵触)相侵也立见；天下无诛(朱 zhū, 杀戮、惩罚)伐(乏 fá, 讨伐、攻打)，则诸侯之相暴(侵犯)也立见。故怒笞不可偃于家，刑罚不可偃于国，诛伐不可偃于天下，有巧有拙(桌 zhuō, 笨)而已矣。故古之圣王，有义兵而无有偃兵。

夫有以噎(椰 yē, 食物堵住喉咙)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食，悖(背 bèi, 错误)；有以乘舟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，悖；有以用兵(作战)而丧(失去)其国者，欲偃天下之兵，悖。夫兵不可偃也，譬之若(象)水火然，善用之则为福，不善用之则为祸。若用药者然，得良药则活人，得恶药则杀人。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，亦大矣。

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，未尝少选(短时间)不用，贵贱、长幼、贤者不肖(没有才能的人)相与同，有巨有微而已矣(罢了)。察(考察)兵之微(精妙)：在心而未发，兵也；疾视(怒目而视)，兵也；作色(改变脸色)，兵也；傲言(言语刻毒)，兵也；援

推(动手动脚),兵也;连反(互相攻击),兵也;侈斗(许多人参加战斗),兵也;三军(指全部军队)攻战,兵也。此八者皆兵也,微巨之争也。

今世之以偃兵疾说(拚命游说)者,终身用兵而不自知,悖。故说虽强,谈虽辩(口才好),文学(知识)上博,犹不见听。故古之圣王,有义兵而无有偃兵。

兵诚(果真)义,以诛暴君而振(同“赈”,救济)苦民,民之说(同“悦”)也,若孝子之见慈亲也,若饥者之见美食也。民之号呼而走之,若强弩(nǔ,弓)之射于深溪也,若积大水而失其壅(拥 yōng,阻塞)堤也;中主(一般的国君)犹若不能用(任用)其民,而况于暴君乎?

【译文】

古代的圣王,有正义的战争,而从不废止战争,战争的来源是很久远的了,它是从一有人类就有了的。战争,是威势;威势,是力量。人的有威势和力量,是本性。人的本性,是受之于天的,不是人们可以制作出来的,有武力的人革除不了它,有能力的人改变不了它。所以,战争的来源是很久远的了。

黄帝、炎帝,已经用水和火打仗了;共工氏,也跟着发动战争;五帝,也相互之间攻打。朝代的兴亡替代,哪个有力量哪个掌权。有人说:“从蚩尤开始有

了战争”，实际上，战争并不是从蚩尤才开始有的，他只是用了更锐利的武器去战争。在没有蚩尤之前，人们早就砍削了木头作武器打仗了。有实力的人做首领，首领统治不了百姓，就建立国君；国君又统治不了百姓，就建立天子。天子的建立是国君中产生出来的，国君的建立是首领中产生出来的，首领的建立是争斗中产生出来的。争斗的由来是很久远的了，禁不了，也止不了。所以说：古代的正王，有正义的战争，而从不废止战争。

家里没有责打的鞭子，那末马上会看见佣仆、孩童犯过失；国家没有刑罚，那末马上会看见百姓之间的互相侵扰；天下没有惩办和征伐，那末马上会看见诸侯之间的互相攻击。所以，家里不可以废止鞭子责打，国家不可以废止刑罚，天下不可以废止惩办和征伐，只是战争的方法有的巧妙有的笨拙罢了。所以古代的正王，有正义的战争，而从不废止战争。

因为有人吃东西噎死了，就要禁绝天下的食物，这是荒谬；因为有人坐船落水淹死了，就要禁绝天下的船只，这是荒谬；因为有人由于战争而亡了他的国，就要废止天下的战争，这是荒谬。战争是不可以废止的，这好比用水用火一样，用得好就创造幸福，用得不好就发生灾祸。又好比用药物一样，用了良药就把人救活，用了毒药就把人杀死。正义的战争就是天下的良药，而且是极大的良药。

况且，战争的来源是很久远的了，没有一刻不用

到它，地位高的、低的人，年纪大的、轻的人，有才能的、没有才能的人，都一样要用到它，不过规模大和小的区别罢了。现在来仔细察看战争的微妙：对人有意见，放在心里没有发作，是战争；怒目而视，是战争；面色变了，是战争；讲恶毒的话，是战争；动手动脚，是战争；互相攻击，是战争；许多人打起来，是战争；全部军队投入战斗，是战争。这八种都是战争，不过规模大和小的不同罢了。

现在世上有拚命游说要废止战争的人，他自己终身在战斗而不自知，这是荒谬。所以他虽然说得有力，讲得巧妙，学问渊博，人家还是不听他的。所以古代的圣王，有正义的战争，而从不废止战争。

如果战争真是正义的，用来杀掉暴虐的君王，去拯救苦难的百姓，那末百姓拥护这种战争，好比是孝子见到他慈爱的亲娘，好比是饿慌了的人看到最美好的食物一样。百姓大喊大叫，为这种战争奔走，正象强弓射箭到深溪，正象积聚的大水决开了堤防一样；一个普通的国君还控制不住这样的百姓，何况是暴君呢，他能挡得住吗？

察 今

【说明】

这一篇属于法家的言论，专门评论法制要随着

形势的变化而变化；墨守成法，脱离实际，是不能发挥法令制度的作用的。

中间讲了“循表夜涉”、“刻舟求剑”、“其父善游”三个寓言，说明“世易时移，变法宜矣”的道理。这种观点，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，在当时坚守古道，认为古代圣王的一切不能任意变动丝毫的保守思想下，是有它的进步性的。

【原文】

上(指国君)胡(何,为什么)不法(取法)先王(古代圣王)之法(法令制度)? 非不贤(完善)也,为(因为)其不可得而法。先王之法,经(经由)乎(助词)上世(古代)而来者也,人或益(增加)之,人或损(减少)之,胡可得而法? 虽人勿损益,犹若(还是)不可得而法。东(指东夷)、夏(指中原)之命(文告),古今之法,言(言辞)异而典(法典)殊(不同)。故古之命多不通乎(于)今之言者,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;殊俗(风俗)之民,有似于此,其所为(行动)欲同,其所为异。口悞(wèr,同“吻”)之命不渝(渝服,甘心服从),若舟车、衣冠(帽子)、滋味、声色之不同,人以自是,反以相诽(毁谤)。天下之学者,多辩言(巧妙的语言)利辞(精采的文章),倒(反)不求其实(实际),务(求)以相毁,以胜为故(事);

先王之法，胡可得而法？虽可得，犹若不可法。

凡先王之法，有要（需要）于时（当时）也，时不与法俱在，法虽今而在，犹若不可法。故释（舍弃）先王之成法，而法其所以（凭借）为法。先王之所以为法者，何也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，人也。而已（指制法的人）亦人也。故察己则可以知人，察今则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，人与我同耳。有道之士（明白事理的人），贵以近知远，以今知古，以所见知所不见。故审（察看）堂下之阴（日月的影子），而知日月之行，阴阳（寒暑）之变；见瓶水之冰，而知天下之寒，鱼鳖（指有甲壳的水族）之藏（潜伏）也；尝一脔（luán，同“脔”，肉块）肉，而知一镬（货 huò，锅子）之味，一鼎（古时烹煮用器）之调（tiáo，调味）。

荆（楚国）人欲袭（攻击）宋，使人先表（作标记）澶（yōng）水（黄河的支流，在今山东省境内）。澶水暴益（涨水），荆人弗知，循（顺着）表而夜涉（徒步渡河），溺死者千有余人，军（兵士）惊而（作“如”讲）坏（崩倒）都（都城）舍（房屋）。向（以前）其先表之时可导（引导）也，今水已变而益多矣，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，此其所以败也。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，有似于此。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（差异）矣，而曰此先王之法也，而法之。以此为治，岂不

悲哉！

故治国无法则乱，守法而弗变则悖（背 bèi，错误）。悖乱不可以持（掌握）国。世易（改变）时移（改变），变法官矣。譬之若良医，病万变，药亦万变；病变而药不变，向之寿民，今为殤（伤 shāng）子（未成年而死的人）矣。故凡举事（做事）必循法以（而）动，变法者因（随着）时而化（变化）。若此论，则无过务（错误不当的事情）矣。夫不敢议法者，众庶（怨 shù，百姓）也，以死守法者，有司（官吏）也，因时变法者，贤主也。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（指我国古代的君主，传说有七十一人），其法皆不同；非务（必须）相反也，时势异也。故曰：良剑期（期望）乎（于）断，不期乎莫邪（夜 yè，春秋时利剑名）；良马期乎千里，不期乎骥骜（季敖 jì'áo，有名的骏马）。夫成功名者，此先王之千里（千里马）也。

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（船）中坠（落）于水，遽（据，急忙）楔（气 qì，刻）其舟，曰：“是（此）吾剑之所从坠。舟止，从其所楔者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，而剑不行，求剑若此，不亦惑（糊涂）乎？”以故法为（治理）其国，与此同。时已徙（喜 xǐ，迁移）矣，而法不徙，以此为治，岂不难哉！

有过于江上者，见人方引（牵）婴儿而欲投入江中，婴儿啼。人问其故。曰：“此其父善

(擅长)游。”其父虽善游，其子岂(难道)遽(据闻，迅速)善游哉？以此任物(处理事情)，亦必悖矣！荆国之为政，有似于此。

【译文】

国君为什么不能取法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呢？并不是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不完善，是因为不可能去取法它。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，是经过古代社会流传而来的，有的人已经增加了它的内容，有的人已经减少了它的内容，怎么能得到那原有的法令制度去取法它呢？就算人们不曾去增减过它，也还是不可能去取法它的。东夷和中原地区的法令，古代和当今的法令，文辞与法典都不一样。所以古代的文告多数不通用现代的文辞，现代的法令多数不符合古代的命令；各地人民的风俗不同，就象这种情况，想的是要相同，做出来各不一样。口头命令发出来，人们不肯甘心服从，正象各地方的车船、衣帽、口味、声色都不同，各人都认为自己的方式正确，都说别人不对。天下的学者，话说得巧妙，文章写得精采，却都不符合实际，相互之间毁谤，目的只求自己在理论上取胜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，怎么能得到而取法呢？就算能得到，还是不能取法它的。

大凡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，都是切合当时需要的。形势到今天，已经不和法令一起存在了，虽然法

令现今还存在，形势变了，那种法令是不可以取法的了。因此，要丢开古代的成法，去取法它制订法令的根据。古代圣王制订法令的根据，是什么？他们制订法令的根据，是人。现在你制订法令的，也是人。所以，考察自己可以了解别人，考察现代可以了解古代。古代与现代是一致的，别人与自己也是一致的。明白事理的人，贵在能从近的了解远的，从今天的知道古代的，从所看到的知道他看不到的事情。所以察看了堂屋下太阳月亮的影子，就可以知道太阳月亮的行动，天冷天热的变化；看见瓶里的水结冰，就可以知道天气已经寒冷，鱼类已经潜藏；尝了一块肉，可以知道一锅子肉的滋味怎样，一鼎食物的调味好不好。

楚国要派了军队去袭击宋国，先派人到澠水去找到可以涉水的地段做了标记。澠水突然暴涨，楚国人不知道，还是顺着标记夜间涉水过河，在河里淹死了一千多人，兵士惊慌叫闹，好象城市里房屋崩倒一样。在先前做标记的时候，这个地段是可以按标记引导过河的，现在水势已经变化而暴涨了，楚国人还是按旧标记引导过河，这是所以失败的原因。现在的国君取法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，和这件事很相象。时势和古代圣王那时已经不同了，就是说，这是古圣王的法令，去取法它。用这种方法去治理国家，岂不叫人伤心！

因此，治理国家没有法制会引起紊乱，但是墨守

古代成法不去修改它也是错误的。紊乱和错误的法令都不能依靠它来治国。社会情况和时势都已改变了，随之而修改法令制度，是对的。比方是良医治病，病情千变万化，用药也该是千变万化；病情变而用药不变，那末一个能长寿的人，就会成为一个短命夭折的人了。所以，一切工作必须按法制规定去行动，法制又要随着时势变化。能够这样，就不会有错误不当的事了。那不敢议论法制的，是老百姓；要拚死遵守法制的，是官吏；随着时势变化而修改法制的，是贤明的国君。所以古代统治过天下的七十一位圣王，他们的法制都不相同；不是他们故意要不相同，是因为各人统治时期与前人统治时期的时势有了变化。所以说：良剑要求它能砍断东西，不要求它一定是“莫邪剑”；良马要求它能日行千里，不要求它一定是出名的骏马。能够成就功业声名的法制，这就是古代圣王的千里马。

楚国有个坐船过江的人，他的剑从船里跌落到河里去了。他马上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，说：“这是我的剑掉下水的地方。”船停下了，他就从他刻记号的船舷边下水去找他的剑。船已经行驶过一大段了，他落下水的剑是在原地不动的，这样去找剑，不太糊涂了吗？用旧的法令去治理国家，和这件事一样。时势已经改变了，法令还原封不动，这样要去治理好国家，岂不是件难事！

有人走过江边，看见一个人正抓了个小孩要把

他丢到江里去，小孩子正在哭喊。问他要干什么，他说：“这个小孩的父亲是很会游泳的。”小孩的父亲很会游泳，他的儿子难道是马上也会游泳的吗？用这种观点去处理问题，必定要犯错误了。上面所说的楚国的几件事，都和这种情况差不多。

去 囿

【说明】

“去囿”就是去掉偏见，接触事物的真面目，不要给假象蒙蔽。

全文说了四个有偏见的故事，逐个地作了批驳，从反面论证了主题。最后说明“为之败亦大矣”，很自然地下了结论。

【原文】

东方之墨者谢子，将西见秦惠王（即战国时秦惠文王嬴驷，公元前337—前311年在位）。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。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（胜过）于己也，对曰：“谢子，东方之辩士也，其为人甚险，将奋（努力）于说（说 shuì，游说），以取（争取信任）少主（国君的继承人）也。”王因藏怒以待之。谢子至，说王，王弗听。谢子不悦，遂辞而行。凡

听言，以求善也，所言苟(狗 gòu, 假使)善，虽奋于取少主，何损？所言不善，虽不奋于取少主，何益？不以善为之意(却 què, 诚意)，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(贝 bèi, 有错误)，惠王失所以为听(听到道理)矣。用志(存心)若是(此)，见客虽劳，耳目虽弊，犹不得所谓(所说的道理)也。此史定(秦匡名定的史官)所以得行其邪也，此史定所以得饰(装点)鬼以(为)人，罪杀不辜(姑 gū, 无罪的人)，群臣扰乱，国几大危也。人之老也，形(身体)益(更)衰，而智益盛。今惠王之老也，形与智皆衰耶？

荆威王(即战国时楚威王熊商，公元前 339—前 329 年在位)学书于沈尹华，昭釐(楚国贵族)恶(务 wù, 不喜欢)之。威王好(号 hào, 喜爱)制(术数、巫术)。有中谢(侍从官)佐制者，为(位 wèi, 替)昭釐谓威王曰：“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。”王不说(同“悦”)，因疏沈尹华。中谢，细人(小人)也，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(古代帝王)之术(学问)，文学之士(有学识的人)不得进，令昭釐得行其私。故细人之言，不可不察也。且数(shù, 屡次)怒(激怒)人主，以为奸人除(开通)路，奸路以(由此)除，而恶(务 wù, 厌恶)壅(拥 yōng, 阻塞不开通)却(退却不前)，岂不难哉！夫(扶 fú, 发语词)激矢(急的箭)则远，激水则悍(水流急)，激主(情绪激动的

国君)则悖。悖则无(不成)君子矣。夫不可激者，其唯先有度(原则)。

邻父(府 fǔ, 老年人)有与人邻(住在隔壁)者，有枯梧树。其邻之父(父亲)，言梧树之不善也，邻人(上文的“邻父”)遽(据户，立刻)伐之。邻父(上文的“其邻之父”)因请(要求)而以为薪(木柴)。其人不语，曰：“邻者若此其险也，岂可为之邻哉！”此有所囿(又 yòu, 蒙蔽、偏见)也。夫请以为薪与弗请，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。

齐人有欲得金者，清旦(大清早)被(穿戴)衣冠，往鬻(玉 yù, 卖)金者之所，见人操(拿着)金，攫(决 jué, 抢)而夺之。吏搏(伯 bó, 捉住)而束缚之，问曰：“人皆在焉，子(你)攫人之金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殊(shū, 绝对)不见人，徒见金耳！”此真大有所囿也。

夫人有所囿者，固(必然)以昼为昏(夜)，以白为黑，以尧(唐尧, 传说中古代圣王)为桀(夏桀, 商朝的暴君)。囿之为败(害)亦大矣！亡国之主，其皆甚有所囿耶？故凡人必别(辨别)固然后知(明白真相)，别固则能全(完善)其天(应有的人格)矣。

【译文】

东方的墨学家谢子，快要到西方来朝见秦惠王。

秦惠王向在秦国的墨学家唐姑果打听谢子这个人的情况。唐姑果深怕惠王亲近谢子超过了亲近自己，因此回答说：“这谢子，在东方是出名会花言巧语的，人很阴险，他到这儿来一定会调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，骗取您的继承人的信任哩！”秦惠王就此憋了一肚子火气等谢子来。谢子到了秦国，对惠王讲他的政治主张，惠王不听。谢子很不高兴，就辞别惠王离开了。一个人要听别人的意见，总是想得到点好处吧，如果人家说的有道理，就算他争取继承人的信任，那有什么坏处呢？说的如果没价值，就算他不要去争取继承人的信任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因为别人有道理而诚心诚意接待，只是为了听说他想争取继承王位的人的信任就不合心意，惠王就这样错过了听到道理的好机会了。有了这样的存心，就是白天黑夜的辛苦见客，弄得头脑发胀，眼睛发花，也是得不到什么好处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史官定能够在惠王面前干出各种坏事来，这就是史官定为什么能够鬼话连篇，陷害好人，弄得满朝文武人心惶惶，国家差点儿灭亡。人年纪大了，体力越来越衰老，但是智力却越来越强盛。现在那惠王年纪大了，难道体力、智力都老朽了吗？

楚威王在沈尹华那儿学读书，王族昭釐妒忌这件事。威王是相信巫术的，有个帮他搞巫术的侍从官，受了昭釐的托付对威王说：“那些贵族都在说君王是沈尹华的门生哩！”威王听了很生气，就疏远了

沈尹华。侍从官，是个卑鄙小人，一句话就叫威王因此学不到古代圣王的学说，使得有学问的人近不得君王，让昭釐可以要怎么说就怎么！所以小人讲的话，不能不仔细分辨啊。况且这样一次次激怒君王，去给坏人打开门路，坏路子既已打开了，还想要人人敢说话，这不是千难万难吗？受到放射的箭能飞得远，受到冲击的水能流得急，受到刺激的同君就要颠倒是非了。是非颠倒就不成为有见识的人了！要做到不受别人刺激而激动，必须自己先有个原则。

有个老汉和人家住在两隔壁，他院子里有棵干枯的梧桐树。邻居的老爹说，干枯的梧桐树留在院子里不吉利。这老汉听了就急忙把树砍掉了。老邻居见这树砍下来了，就要求把树干给他当柴火烧。这老汉就老大的不快乐，说：“邻居有这样阴险的用心，哪可以住在一道啊！”这就是偏见。有没有要求把树当柴烧是一回事，但不应该去怀疑那干枯的梧桐吉利不吉利的说法的。

齐国有个想得到黄金的人，大清早穿衣戴帽，走到卖金子的地方，看见有人手里拿着金子，就一把抢了过来。公差把他抓住了捆绑起来，问他：“在众目昭彰下，你抢别人的金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眼里没有看见一个人，就只看见金子哩！”这真是大有偏见了。

人一有了偏见，就一定会认着太阳当月亮、黑白颠倒、把圣王唐尧当作暴君夏桀。偏见，真害人不浅

啊！亡国的国君，他们不都是有偏见的吗？所以一个人必须去除偏见方能明白事物的真相，去除偏见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善无缺的人。

疑 似

【说明】

这篇文章提出了应该对和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研究（“察”）的问题。对于怎样调查了解，本文提出了“必于其人（去找对这事物有关系的人）”的方法。这些，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的。

原文用两个寓言来说明主题，这里选录了一个。

【原文】

使人大迷惑者，必物之相似也。玉人（玉匠）之所患（担忧），患石之似玉者；相剑者之所患，患剑之似吴干（吴国宝剑“干将”）者；贤主之所患，患人之博闻辩言（能说会道）而似通者（真正有大学问的人）。亡国之主似智，亡国之臣似忠。相似之物，此愚者之所大惑，而圣人之所加虑（慎重考虑）也。故墨子（墨翟）见岐道（岔路）而哭之（这一句应作“故墨子见练丝〔准备染色的丝〕而泣之，为其可以黄可以黑；杨子〔杨朱，战国时思想家〕见逵〔kuì〕路〔四通八

达的路口)而哭之,为其可以南可以北。”。

周宅(定都) 鄠(风 fēng,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)、镐(号 hào,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。周文王都鄠,周武王都镐,所以称“周宅鄠、镐”), 近戎(荣 róng,周朝西方的部族)人,与诸侯约(约定),为(建筑)高堡于王路(大路),置鼓其上,远近相闻,即(假使)戎寇(扣 kòu,敌人)至,传鼓相告,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。戎寇当(曾经)至,幽王(姬宫涅(聂 niè),公元前781年即位,至前771年被西戎杀死在骊山下)击鼓,诸侯之兵皆至,褒姒(匏四 báoì,幽王的王后)大说(同“悦”)而笑。幽王欲褒姒之笑也,因数(朔 shuò,多次)击鼓,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。至于后戎寇真至,幽王击鼓,诸侯兵不至,幽王之身乃死于骊(厘 lì)山(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)之下,为天下笑。此夫(彼)以(以为)无寇失(放过)真寇者也。贤者有小恶(过错),以致大恶。褒姒之败(祸),乃令幽王好(号 hào,喜爱)小说以致大灭。故形骸(骸 hái)相离(身首分离),三公九卿(指朝廷官员)出走,此褒姒之所用(因此)死,而平王(幽王子宜臼(救 jiù),公元前770—前720年在位)所以东徙(喜 xǐ,迁移)也,秦襄(春秋时诸侯秦襄公,公元前777年—前766年在位)、晋文(春秋时诸侯晋文侯仇,公元前780—前746年在位)之所以劳王(为帝王出兵平乱)而赐地也。……

疑似之迹，不可不察。察之，必于其人（有关的人）也。舜（虞舜，传说中古代圣王）为御（驾车的人），尧（唐尧，传说中古代圣王）为左（左边的助手），禹（夏禹，传说中古代圣王）为右，入于泽（积水长草的地方）而问牧童，入于水而问渔师（渔民）。奚（希 xī）故（为什么）也？其（代指牧童、渔师）知之审（详细）也。夫孪（luán）子（双生子）之相似者，其母常识之，知之审也。

【译文】

最使人迷惑的，一定是极相象的事物。玉匠认为麻烦的，是极象玉的石块；鉴定宝剑的人认为麻烦的，是极象“干将”的那种剑；贤明的国君认为麻烦的，是那种看上去样样懂、事事通、能说会道、极象真正有学问的人。亡国的国君象是很有才干的，亡国的臣子象是很忠心的。遇到相象的事物，没有才能的人就会感到困惑，有才能的人就要慎重考虑了。所以墨翟看到要下染缸的素丝就掉眼泪，因为它可以变成黄色、也可以变成黑色；杨朱看到四岔路口就会哭，因为从这里既可以往南、也可以往北。

周朝定都在酆、镐，靠近西戎部族，就和诸侯约定，在大路上造了许多高堡，堡上都放了大鼓，打起鼓来远近都听得见，如果戎人侵犯，鼓声一处处传过去作为警报，诸侯就都带了军队来救天子。戎人的军队来侵犯了，幽王打响了鼓，诸侯的军队全部开

到，褒姒见了高兴得大笑。幽王要看褒姒的笑，就一次又一次的打鼓，诸侯的军队一次又一次开到而看不到敌人。到后来戎人真的侵入了，幽王打鼓，诸侯的军队一处也不来，幽王就被杀死在骊山脚下，被天下人当作笑话说。这是诸侯认为没有敌人，因此反而放过了敌人啊。好人有小错误，结果发展成为大罪名。褒姒的这件祸事，就是幽王喜欢小小的高兴，结果引来了极大的毁灭，弄得身首分离，三公九卿东奔西散，褒姒也因此而送掉性命，平王为此迁都东方，秦襄公、晋文侯由于出兵保卫王室有功而受到了赏赐的土地。……

看去可疑又相象的迹象，不可不调查了解。要调查了解，一定要去找那有关的人。虞舜驾马车，唐尧在左边做助手，夏禹在右边做助手，车子到洼地要向牧童打听路程，车子到水乡要向渔夫打听路程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得详详细细。那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双生儿，他们的亲娘总是分辨得出来，也正是因为她知道得详细啊！

